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天道

易

天行健

胡氏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之形望之其色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形也言其用則一晝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夫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已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

言天

天文編上

徐仲裕

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則天之健用可知程氏曰傳謂天形如雞子上規之星常見下規之星常隱中規日月五星之所由二十八宿布于其間半覆地上半繞地下以所行度數知之故觀天之行有以見重乾之象朱氏曰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或問平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但天之形負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

處然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後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

天文

鄭氏曰離為日日天文也艮為石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飾成賁漢上朱氏曰

言天

天文編上

斗

律

以天文言之無非剛柔交錯陰陽之精在地象物成列光耀離合皆剛柔也日陽也而為離月陰也而為坎緯星動者陽也而太一辰星為陰經星不動者陰也而析木鶉首為陽北斗振天二極不動故曰天文也聖人觀乎天文則知剛柔有常矣故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春震秋兌泰之時也夏離冬坎賁之時也泰易為賁四時互變時變之象也離有坎日降而月升也坎復成離月降而日升也天氣也而成文地形也而有理形散為氣明而幽也氣聚成形幽而明也仰觀乎天凡地之成

形者莫不有是文俯察乎地凡天之成象者莫不具是理故分而為二揲之以四生二儀四象八卦成三百八十四爻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皆源於太極知此則知幽明之故也鳥獸之文即天文太玄曰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舉鳥獸則龜見矣仰觀龍虎鳥龜之文其形成於地俯觀山川原隰之宜其象見於天九在地者皆法天者也或問天有形乎曰天積陽也氣也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日月附麗乎天亦若百穀草木之麗乎土天果有質歟曰月之行或遲或速奔星上下前後或卑或高不得自

文一

三

如莊周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列禦寇曰日月星辰積氣中之有光耀者鄭南曰天了無質鄭康成曰天清明無形或曰星隕石何也曰光耀既散氣凝為石如人之精神既散形亦剛強矣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者皆地也坎坤體也坎中之乾二五也乾陽流於坤陰故月以速為退月體不明待日而明明者乾也橫渠曰日月之精互藏其宅是也乾言日月合其明者坎離互用也豫言日月不過者坎為月伏離為日日月會于北方也恒言日月得天者乾九四之五變離坎也小畜上九中

季六四歸妹六五月幾望者小畜四有伏坎巽有伏震月在東日在西望也中孚訟坎變震月在東亦望也歸妹六五月在東日在西亦望也然曰幾望者小畜中孚坎在四也歸妹六五爻在五也坎在四若五則中矣是故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坎離之交勝也離在地為火在天為日乾體也其中畫乃坤之二五橫渠所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巽行遲者陰麗乎陽也晉曰晝者日出地上進而中也豐曰宜日中者九四之五也離九三豐彖曰日昃者日中而又西也乾九三既濟曰終日者日在下也豫六二曰不

文一

中

終日者二動之五成離日在上也夬九二曰暮夜者動成離日在西方之下日薄于虞淵之時也或曰夕日入為夕大畜曰日新者大壯一變需坎月離日合照也再變大畜艮終復始日新也益曰日進者初九自下而進也卜立禁論十日其說源於易之晝夜又為大明者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而月受明於日陽為大陰為小故曰大明乾大明終始晉進而麗乎大明皆日也又為明者日月相推而生明屯九五求四四往之五訟初往四皆坎月在東月之明也大有九四離動井九五旅上體日在上日之明也困初六豐

九四曰幽不明者日在西而隱伏也大有賁同人明夷曰文明者離居二五也坤為文又為光者日月之明無所不及也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管輅曰日中為光易九言光者皆明之所及也坤之化光者舍坎離也觀之觀光者四五交也頤之光者四施初也夫之光者離自下升也未濟之光者二五易也需光亨者大壯四之五日西月東四五得位也凡言未光者皆未能行也屯九五未之二也噬嗑九四噬六五而後光也晉上九反三自治而後光也夬九五中行上決而後光也萃九五之二而後光也凡言光明

卷十

本

者兼體用也老子曰用其光復歸于明體用合一光明無盡履剛中正而不倚故離目下升光明不疚言無私照也謙以剛濟柔故坎自上降萬物化光言皆相見也艮行止動靜不失其時故坎離下濟其道光明言久不息也凡言光大者其象與光明同曰大者指陽爻也坤曰光大者初三五也渙六四曰光大者二從四也咸九四可以光大者九也四來初往則離坎成四往初來則離坎毀未光大也益自否之九四三變離坎而成益大者光也言光輝者日月之光輝散也言暉者主離日也管輅曰朝日為暉或曰星辰

何象也曰艮離也邵雍曰離為星賁艮上離下豕曰柔來文剛又曰分剛上而文柔天又也班固曰陰陽之精其本在地張衡曰地有山嶽精鍾為星蓋星辰者地之精氣上發乎天而有光耀者也星日之餘也辰月之餘也月生於日之所照也眾星被耀因水轉光三辰同形陰陽相配其體則艮也河洛篇曰天中極星崑崙之墟天門明堂太山之精中挺三台也五靈諸侯也岷岐荆山壺口雷首太嶽砥柱東方之宿也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西傾朱圉北方之宿也鳥鼠太華熊耳外方桐柏嶧冢陪尾西方之宿也荆山

卷十

本

內方大別岷山衡山九江敷淺原南方之宿也九隘之險九河之曲潏水三危汶江九折上為列星諸賢之論不詭於經矣故精數氣歌坎極離見乃有隕星其光燭地者離也隕而成石或為阜堆塵沙者艮也日為陽月為陰歲惑鎮為陽太白辰為陰斗魁為陽尾為陰天南為陽北為陰東為陽西為陰日月東行天西轉日自牽牛至東井分剛上而文柔也月自角至壁柔來而文剛也五星東行有遲有速北斗西行昏明迭建二十八宿分配五行各有陰陽四時隱見至於中外之宮無名之星河漢之精皆發乎陰陽

者也則二氣交錯成天之文信矣。蘇氏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真以為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耶由是觀之世之所謂變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自兩以往有不可勝計者矣

八卦納甲

晦朔會為坤象三日朏而出於庚為震象五日上弦而見於丁為兌象七日盈於甲壬為乾象既形而生魄退於辛為巽象八日下弦消於丙為艮象七日復

三百九

文一

七

三

與日會于辰次之所而為坤象 繫辭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虞翻曰謂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離象火就己戊己土位象見於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虞翻曰謂初變成乾乾為甲至二成離離為日謂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賁時也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无妄時也易出震消息歷乾坤象乾為始坤

為終故終則有始乾為天震為行故天行也 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虞翻曰謂變初至二成離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為日震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謂時也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震爻在後故後庚三日也乾成於甲坤成於庚陰陽天地之始終故經舉甲庚於蠱象巽五也 革巳日乃孚虞翻曰離為日孚謂坎四動體離五在坎中故巳日乃孚以成既濟 漢上朱氏曰巳日當讀作戊巳之巳半日至庚而更更革也自庚至己十日浹矣巳日者浹日也革自遯來无妄變也二變家人三變離四變革无妄之

四百

文一

八

王

震納庚革之離納巳故有此象二應五三應上孚也 趙氏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轉兩曜行天若彈丸然月受日光向為明而背為魄下土視之則有盈闕蓋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月一周天合離盈速之既異朏朧弦望之攸分魄者月之體坤之純陰象焉明者日之光乾之純陽象焉其生明也一陽在下震之象其生魄也一陰在下巽之象二陽浸長上弦為兌二陰浸長下弦為艮三日明於庚震納庚也十六魄於辛巽納辛也八月弦於丁兌納丁也廿三弦於丙艮納丙也日月相望於

三五月盈在甲故乾納甲日月合符於晦朔月沒於乙故坤納乙明滿於甲而盡乎壬壬廿九日也過則晦矣故乾復納壬魄全於乙而止乎癸癸二日也過則明矣故坤復納癸望前月行先乎日故以昏定望後月行後乎日故以晨定月近於朔故必三十度而明始見月遠於望故不待十度而魄已生日月相去各九十餘度四分天之一明與魄分謂之弦日月相對各百八十餘度直乎天之半明周乎魄謂之望日離也納己已居陽中月坎也納戊戊居陰中日月合德戊已无位循環不窮所以為中

文一

九

朱氏參同契說

曰首言乾坤坎離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四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蓋內以詳理月節而外以兼統歲功其所取於易以為說者如是而已初未嘗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傳火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爻為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則不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俟二十四氣之至而漸加焉已非出於自然脗合之度矣且當日所用之爻或陰或陽初無次第不知功夫有何分別又况一日之間

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一氣所加僅得一爻多少重輕不相權準又此二十四者進增微漸退減暴疾無復往來循環之勢恐亦後人以意為之未必魏君之本指也參同之害本不為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甚詳亦自有理參同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為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說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

文一

十

七日來復

正義曰案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為八十分五十分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剥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

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天衍曆議曰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曆之曰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順晉并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於占災眚與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亂而不明自乾象曆以降皆因京氏惟天保曆依易通統軌圖自八十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而與中氣偕終非京氏本旨及七畧所傳按郎顗所傳卦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齊曆謬矣。漢上朱氏曰先儒舊傳自子夏

四十五

十一

京房陸續虞翻皆以陽涉六陰極而反初為七日至玉昭素乃暢其說曰乾有六陽坤有六陰一陰自五月而生屬坤陰道始進陽道漸消九月一陽在上衆陰剝物至十月則六陰數極十一月一陽復生自剝至十一月隔坤之六陰陰數既六過六而七則位屬陽以此知過坤六位即六日之象至於復為七日之象是以安定曰凡歷七爻以一爻為一日故謂之七日伊川曰七變而為復故云七日蘇子曰坤與初九為七其實皆源於子夏夫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自午至子七而必復乾坤消息之理也故以一日言之自午時

至夜半復得子時以一年言之自五月至十一月復得子月以一月言之自午日凡七日復得子日以一紀言之自午歲凡七歲復得子歲天道運行其數自爾合之為一紀分之為一歲一月一日莫不皆然故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而兩卦相去皆以七日且卦有以爻為歲者有以爻為月者有以爻為日者於復言七日來復者明卦氣也陸希聲謂聖人言七日來復為歷數之微明是也以消息言之自立冬十月節至大雪十一月節坤至復卦凡歷七爻以卦氣言之自冬至十一月中氣卦起中孚至復卦凡歷七日聖

十一

十一

十一

人觀天道之行反復不過七日故曰七日來復象曰七日來復天行也玉輔嗣曰復不可遠也夫天道如是復道豈可遠乎豈惟不可遠亦不能遠矣中孚十一月之卦也以歲言之陽始於冬至以歷言之日始於牽牛以日言之晝始於夜半以人言之慮始於心思易於復言七日來復冬至也於始言品物咸章夏至也舉二至則律歷見矣。陸氏曰臨九二爻體在兌兌陰卦也有陽消之象焉故稱八月有凶戒之也復卦初爻體震震陽卦有陽息之象焉故稱七日來復喜之也兌在西方月生於酉兌象得八故曰八月

戒在遠也震在東方日生於東震象得七故曰七日
喜於近也七八主靜故於象象言之李氏曰復剛
長而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而以月云者幸
其消之遲朱氏曰自五月始卦一陰始生至此七
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積陰之下一陽復生
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
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邵
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
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
請問庖犧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

治曆明時

漢上朱氏曰乾始於坎而終於離坤始於離而終於
坎乾終而坤革之地革天也陽極生陰乃為寒坤終
而乾革之天革地也陰極生陽乃為暑天地相革寒
暑相成是亦水火相息也坎冬離夏震春兌秋四時
也故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君子觀澤中有火則知日
月坎離有交會之道日火也月水也冬至日起牽牛
一度右行而周十二次盡斗二十六度則復還牽牛
之一度而曆更端矣牽牛者星紀也水之位也日月
交會于此澤中有火之象也曆更端者革也昔者黃

帝迎日推策始作調曆閱世十一歷年五千而更七
曆至漢造曆歲在甲子乃十一月冬至甲子朔為入
曆之始是時日月如合璧復會于牽牛距上元太初
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蓋日月盈縮與天錯行
積久閏差君子必修治其曆以明四時之正所謂四
時之正者冬至日月必會于牽牛之一度而弦望晦
朔分至啓閉皆得其正矣日月不會者司曆之過也
嘗問曆於郭忠孝曰古曆起於牽牛一度沈括謂今
宿於斗六度謂之歲差何也曰久則必差差久必復
於牽牛牽牛一度者乃上元太初起曆之元也天之
動始於坎歷艮與震而左行地之動始於離歷坤與
兌而右行是以日月會于牽牛萬物成於艮故曰天
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田氏曰自乾
至革其卦凡四十有九大衍之用也分而象兩天地
革矣撰之以四四時成矣是以至革則治曆後世以
大衍為曆者豈非得是歟蔡氏曰黃道之差始自
春分秋分赤道所交月道之差始自交初交中黃道
所交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黃道
一周退前所交六十分度之一是謂歲差月道一周
退前所交一度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萬

三千五百三少半積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五年而歲
差周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一千七百五十三而交
道周矣赤道紘帶天之中日道用道斜交赤道之內
外其周圍長短與赤道無差而日月每日行度亦無
盈縮進退曆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為起算之
法以赤道度數而揆之黃道則日行有盈縮焉以赤
道度數而揆之月道則月行有進退焉非日月之行
真有盈縮進退也

象閏當期

沙隨程氏曰分而為二掛一曰象兩象三而不曰兩

未支編上

十五

儀三才者此據曆法言之湯為春夏陰為秋冬所謂
兩也陽為夏陰為冬春秋為陰陽之中所謂三也故
揲之以四然後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
閏故再扚而後掛此十有八變之一也指問曰扚按
曆法十九年七閏為一章其間五歲再閏者二餘亦
不滿六歲故舉其大數曰五歲再閏二十七章為一
會三會為一統三統為一元元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冬至甲子朔旦無餘分此太元之曆法也是謂天統
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是謂地統
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是謂人

統云元二百四十三章也漢上朱氏旦得五與四

四則策數三十六四九也是為乾之策乾之象老陽

也九與八八則策數二十四四六也是為坤之策

坤之策老陰也得五與八八得九與四八策數皆二

十八四七也是為震坎艮之策少陽也得九與四四

得五與四八策數皆三十二四八也是為巽離兌之

策少陰也三十六合二十四六十也二十八合三十

二亦六十也乾之策六爻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六

爻一百四十有四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當其日

具四時也震坎艮之策六爻一百六十有八巽離兌

全天文編上

十六

之策六爻一百九十有二震坎艮巽離兌之策凡三

百有六十亦當晷之日舉乾坤則六卦舉矣劉牧謂

經唯舉乾坤老陽老陰三百六十之數當期之日不

更別舉他卦之爻而疑六日七分之意此不以三隅

反也唐陸希聲謂易以年統月以歲統旬以下統時

凡言月者以一策當一月一九之策三十有六是三

年故曰皆一九之策也又曰以年統月一日十二時七

日八十四時一九之策三十六二六之策四十八凡八

十有四為七日八十四時故曰七日者一九二

六之策也又曰以日統時一朔之旬三十日七十二

八策八三十二策凡六十策半之爲三十故曰言句
者合七八之策而半之以象一朔之旬一閏三十日
再閏六十日九三十六策六二十四策凡六十策故
曰言歲者全之以象再閏之日月有朔虛故半之歲
有中盈故全之一月三旬八月二十四旬而先陰之
策二十有四故曰八月之旬當極陰之策二十有四
三歲爲一閏一歲三百六十日而二篇之爻三百八
十有四除三百六十日餘二十四日故曰閏之日當
二篇之爻八十有四乾坤之策當春之日而少六日
故曰虛分也馬二篇之爻三百八十四爻多二十四
日故曰盈分也其說本於繫辭坤乾之策當春之
日然時有牴牾 龜山楊氏曰以爻當期其原出於
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詳詳於
緯書也傳緒覽圖是也楊子草玄益用此耳卦氣起
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孚之其次復卦太玄以
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
而先天以復爲冬至噬嗑爲大寒 林氏曰大哉易
乎本夫道德性情之妙而放諸陰陽氣數之中如復
所謂七日臨所謂八月蠱所謂先甲後甲巽所謂先
庚後庚又知十年三歲月義望已日乃果是皆陰陽

氣數當然之變又豈浮說遁辭所能得也嘗考之太
傳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以當期之日其所以酬
酢萬變終終而始始者不出乎四時五行當期之數
也孟氏而下有焦贛氏以一卦變爲六十四積而至
於四千九十六凡一卦所主六日震離坎兌寄直於
分至之日如曰冬至則坎用事次未濟次蹇次頤次
中孚次復當期之數循環爲變此正子雲以太元準
易法也然太元以二首統九日自中孚起牽牛一度
則於焦氏之法微有不合其後孔穎達求之易緯又
以四正卦各主其一方卦有六爻之主一氣所謂二
十四氣也其餘卦六十爲爻首三百六十六日七分
則以一卦主之較以周天之度無有餘不足之分三
家之學是皆以卦氣言易者也然當期之數所用不
同如此

十二月卦圖

朱氏曰謂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
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爲復陰生於午於
卦爲姤者曆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
卦之說也此三者各爲一說而禮家曆家之言猶可
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爲一說而與彼二者不

相謀矣乾於文王八卦之位任西北於十二卦之位
在東南坤於文王八卦之位任西南於十二卦之位
在西北故今圖列文王八卦於內而布十二卦於外
以見彼此位置迥然不同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
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
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一說者雖若小
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
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
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
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

四十六

天文卷上

十九

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已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
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倣此蓋
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爲
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爲邦乃以夏時爲正蓋取
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坤蹇解卦之彖辭皆以東北
爲陽方西南爲陰方然則謂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亦
是一說但說卦文以乾爲西北則陰又不盡乎西以
巽爲東南則陽有不盡乎東又與三卦彖辭不同但
此自是一說與他說如十二卦之類各不相通爾陽
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

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剛柔也陽剛溫
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
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
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
豈不曉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
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
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
且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
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
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

四十六

天文卷上

二十

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
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
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
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
文言取類尤爲明白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
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真
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蓋天人一物內
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邵子曰至哉文王之作
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
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

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為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為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為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以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易通卦驗曰：冬至四十五日，以次周天三百六十五

乾坤

朱氏曰：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漢上朱氏曰：伏羲畫卦，乾上坤下，立天地之位，歸藏先坤後乾，首萬物之母，連山乾始於坤，始於午，至於周易尊乾卑坤，其體乃定。闕闕以

一歲言之，寒暑也；以一日言之，晝夜也；以一身言之，出入之息，死生之變也。无闔則无闢，无靜則无動，此歸藏所以先坤歟。荀爽曰：乾起坎而終於离，坤起於离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張氏曰：乾曰行以德言也，坤曰勢以體言也，德大而難名，故曰健體定而不變，故曰坤。凡卦之不可以名言者，唯乾焉爾。呂氏曰：天下惟有一理，坤之象止曰乃順，承天德合无疆而已。蓋理未有在乾之外者也。故曰效法之謂坤，泰内健而外順，否内柔而外剛，何也？乾健也，坤順也，否則上下不交，有天地之形而無乾坤之用，故不言健順。魏氏曰：乾天也，離日也，皆為君之象；坤地也，坎月也，皆為臣之象。未有乾坤不交而能位天地，坎離不交而能育萬物，君臣不交而能躋斯世於泰和也。

六十卦直日

四正卦：冬至坎用事，春分震，夏至離，秋分兌。
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
十二月屯，謙，睽，升，臨。
正月小過，蒙，益，漸，泰。
二月需，隨，晉，解，大壯。
三月豫，訟，蠱，革，夬。
四月旅，師，比，小畜，乾。
五月大有，家人，井，咸，姤。
六月鼎，豐，渙，履，遯。
七月恒，節。

同人損否 八月巽萃大畜賁觀 九月歸妹无妄
明夷困剥 十月艮既濟噬嗑大過坤 四正為方
伯中孚為三公復為天子屯為諸侯謙為大夫睽為
九卿升還從三公周而復始 九三應上九清淨微
溫陽風 九三應上六絳赤決溫陰雨 六三應上
六白濁微寒陰雨 六三應上九麴塵決寒陽風
諸卦上有陽爻者陽風上有陰爻者陰雨後魏曆志
十二辟卦 復子 臨丑 泰寅 大壯卯 夬辰
乾巳 姤午 遯未 否申 觀酉 剝戌 坤

書

堯曆象圖

曆法所起

古法以紀部為宗從伏羲先天甲寅積周一千八百
一十四紀再入十五紀人元一十有二部當癸酉部
歲在己丑而生帝堯至甲辰歲十有六即位越二十
有一歲得甲子而演紀作曆是年天正冬至日在虛
一度按乾鑿度皇極經世及漢皇甫謐所載並然

歲差法

按紀元曆○歲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千四百三十六

分此一歲之氣積分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千
五百六十四分太陽所經周天之度也○歲差一百
二十八分注云以歲周數除周天數即得太陽歲行
不及之分○度母一萬注以一度為萬分○自演紀
至開元甲子冬至日在斗十度凡退二十八度四千
一百二十八分至乾德甲子冬至日在斗六度凡退
四十一度四千八百四十八分至慶曆甲申冬至日
在斗五度此法通古合今故知堯曆日在虛度而鳥
火昴虛以仲月昏中合堯典

推歷代所入部例

按乾鑿度入天元一千八百一十四紀再十五紀而
堯生於人元之癸酉部己丑歲至甲辰歲十有六以
唐侯升為天子至文王受洛書再入十六紀當天元
戊午部二十四歲在癸丑又五年戊午受丹書明年
己未改元越十有二年辛未正月戊午武王伐商故
經曰惟有十三年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由此逆推
今古不差

積年數

堯在位七十年 舜五十年 夏四百三十二年
周六百二十九年 周八百六十七年 秦莊襄終

二世四十三年前後漢合四百二十六年漢至

太初一百三年太初至唐開元甲子凡八百二十

七年開元甲子至本朝慶曆甲申凡三百二十一

年三統曆七十六年為一部一十部為一紀積一千

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申子即以甲子

之日為初部名甲子部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初

日次癸卯即以癸卯為部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為

部三也乙酉部二十也是一紀之數終而復始

甲寅甲子部甲寅己酉部甲寅甲午部申寅己卯部

庚午癸卯部庚午戊子部庚午癸酉部庚午戊午部

丙戌壬午部丙戌丁卯部丙戌壬子部丙戌丁酉部

壬寅辛酉部壬寅丙午部壬寅辛卯部壬寅丙子部

戊午庚子部戊午乙酉部戊午庚午部戊午乙卯部

甲戌己卯部甲戌甲子部甲戌己酉部甲戌甲午部

庚寅戊午部庚寅癸卯部庚寅戊子部庚寅癸酉部

丙午丁酉部丙午壬午部丙午丁卯部丙午壬子部

壬戌丙子部壬戌辛酉部壬戌丙午部壬戌辛卯部

戊寅乙卯部戊寅庚子部戊寅乙酉部戊寅庚午部

甲午甲午部甲午己卯部甲午甲子部甲午己酉部

庚戌癸酉部庚戌戊午部庚戌癸卯部庚戌戊子部

庚戌戊午部庚戌癸卯部庚戌戊子部庚戌癸酉部

丙寅壬子部丙寅丁酉部丙寅壬午部丙寅丁卯部

壬午辛卯部壬午丙午部壬午辛酉部壬午丙子部

戊戌庚午部戊戌乙卯部戊戌庚子部戊戌乙酉部

朱氏曰曆所以紀數之書也象所以觀天之器也日

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

二十八宿衆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以日

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正義曰古時真曆

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

漢之際假託為之實不得正天衍曆議曰漢自中

興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

所起在四分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緯所載壬子

冬至則其遺術也置巴議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

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

更年五千凡有七歷顓頊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

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曆營室也冰凍始泮

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

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為歷宗也湯作殷

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為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

至為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為

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

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

閏

一年餘十有一日四分日之一二年餘二十有二日四分日之二三年餘三十有三日四分日之三四年餘四十有五五年餘五十六日四分日之一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聖之後

朱氏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

三百六十五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

初躔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

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

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也百四十分日之三

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歲之常

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

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

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

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

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五歲再閏則

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

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積之三年而不置

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

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欠至於三失閏則春皆

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則子皆入丑而歲全

不成矣葉氏曰治曆者先求一歲有餘不足之數

以置閏則四時久而不差蓋日差則月不成月差則

時不成時差則歲不成矣吳氏曰三歲餘三十三

日四分日之三三歲一閏尚餘三日四分日之三

歲餘五十六日四分日之五五歲再閏則又少三日

四分日之五十九年七閏謂之一章總十九年而論

之餘二百一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小七閏計

二百丹三日尚餘十日四分日之三積至八十一章

然後盈虛之數盡而後始矣今言三百有六旬有六

日意其以四分日之一而當一日焉胡氏曰迎日

推策則有其數轉環觀衡則有其象歸其於初以象

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

出日納日

葉氏曰日之出納以一日言之則東西也以一歲言之則日陽物隨陽以進退南者陽之正位冬至陽始萌日自斗而北行則進而離其所至春分而陽功顯萬物於是皆作故謂之出夏至陰始萌日自井而南行則退而復其所至秋分而陽功畢萬物於是皆成故謂之納一日之出納均於東西惟仲春在奎十四

末

末

末

度仲秋在角五度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去極俱九十一度皆以卯出以酉入則嵎夷正其所自出也故命曰暘谷西正其所自入也故命曰昧谷因其一日出納之正使治其一歲出納之事者賓饒也朱氏曰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納日方納之日蓋以秋分之暮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

四仲中星

春則以胃加酉夏則以柳加酉秋則以氐加酉冬則以虛加酉中星各見於午位正義曰四方皆有七宿

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何承天曰堯

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爾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檢之所差二十七度則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太初曆冬至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林氏曰鳥火虛昂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正午之中星而孔氏謂七星畢見不

末

末

末

以為中星王肅覺其非遂謂宅嵎夷孟月也日中日永宵中仲月也為火虛昂季月也此說並與天象偶合然分孟仲季非書之意蓋不知歷家有歲差之法以月今日在某宿而求之所以不合按曆家自北齊向子信始知歲差之法以故曆推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月今日在某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故唐一行云月在虛一則星火星昂皆以仲月昏中而沈存中亦云堯典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朱氏曰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蓋星滴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

者則以次言如尾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於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聖人作曆推考參驗以識四時中星其立言之法詳密如此又按堯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日在斗昏中壁而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即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設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政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而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益為近之而亦未為精密也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一陳氏曰書之所言皆昏星也書於仲夏舉房心也房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中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星

各以時見於南方天形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入北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日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見各有時必於南方考之惟仲春之月四方之星各居其位故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循環無窮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異乎呂令之星舉月本也方氏曰書言分至之所中月令書昏旦之所中彼以時為立此以月為主然見於南方則一也堯典曰星月今日星月今日星

| | | | |
|----|-----|----|-----|
| 孟春 | 日在斗 | 正月 | 日在斗 |
| 仲春 | 日在室 | 二月 | 日在室 |
| 季春 | 日在胃 | 三月 | 日在胃 |
| 孟夏 | 日在畢 | 四月 | 日在畢 |

| | | | | |
|----|--|------|-----|----|
| 果星 | | 仲夏 | 五月 | 女中 |
| 仲夏 | | 日在東井 | 中 | 中 |
| 季夏 | | 日在柳 | 六月 | 中 |
| 孟秋 | | 日在箕 | 七月 | 中 |
| 仲秋 | | 日在奎 | 八月 | 中 |
| 季秋 | | 日在房 | 九月 | 中 |
| 孟冬 | | 日在尾 | 十月 | 中 |
| 仲冬 | | 日在斗 | 十一月 | 中 |
| 季冬 | | 日在女 | 十二月 | 中 |

馬融鄭玄以為星鳥星大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
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
昂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 夏氏曰中

春之月日在昂入於酉地初昏之時鶉火之星見於
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晝夜
相等故曰日中又云星鳥者蓋是時朱鳥亦見南方
不言鶉火而言星鳥舉四象也仲夏之月日在星入
於酉地初昏之時大火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
也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故謂之日永星大
此舉十二次也仲秋之月日在心入於酉地初昏之
時虛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
十刻夜五十刻故謂之宵中星靈仲冬之月日在奎
入於酉地初昏之時昂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方是
時也晝短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故謂之日短星
昂此舉二十八宿也 賈逵曰太初曆冬至日在牽
牛初者牽牛初星也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
星建星即今斗星也 蔡邕曰顓帝曆術曰天元正
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今
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王孝通詰傳仁均曰日
短星昂以正仲冬七宿畢見舉中宿言耳舉中宿則
餘星可知仁均專守昂中執久害意不亦謬乎又月
令仲冬舉東壁中明昂中非為常準若克時星昂昏
中差至東壁然則竟前七千餘載冬至昏翼中日應

在東井并極北去人際近故暑斗極南去人際遠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仁均對曰宋祖沖之立歲差隋張胄玄等因而脩之雖差數不同各明其意孝通未曉乃執南斗為冬至常星夫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隨而變矣天衍曆議曰夏曆十二次立春日在東壁三度於太初星距壁一度太也額頊曆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蓋重黎受職於額頊九黎亂德二官咸廢帝堯復其子孫命掌天地四時以及虞夏故本其所由生命曰額頊其實夏曆也湯作殷曆更以十

四算

天象編上

卷五

曆

一月申子合朔冬至為上元周人因之距義和千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夏時直月節者皆當十有二中故因循夏令其後呂不韋得之以為秦法更考中星斷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己巳合朔立春為上元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額頊上元太始開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角至箕為蒼龍凡七十五度斗至壁為玄武凡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奎至參為白虎凡八十度并至軫為朱雀凡百一十度總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正

月會於亥其辰為陬訢二月會戌為降婁三月會酉為大梁四月會申為寶沈五月會未為鶉首六月會午為鶉火七月會巳為鶉尾八月會辰為壽星九月會卯為大火十月會寅為析木十一月會丑為星紀十二月會子為玄枵

日永短

正義曰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為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前二刻半

曆

天象編上

卷五

曆

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牘考靈

曜仍云今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
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
刻與曆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
不意馬融為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
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
為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陳氏曰日之行也斗建
寅則出乙而漸北斗建午則出辰而漸南漸北則春
既分而晝加長漸南則秋既分而晝加短長短不過
百刻蔡氏曰天體北高而南下地體平著乎其中
日近北則去地遠而出早入遲故晝長日近南則去
地近而出遲入早故晝短日分十二時者歲月日時
之定數日分百刻者古曆日分之用數

義和

蘇氏曰禹貢嵎夷在青州又曰暘谷則其地近日而
光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朔
方幽都當在幽州而南交為交趾明矣春曰宅嵎夷
夏曰宅南交冬曰宅朔方而秋獨曰宅西徐廣曰西
今天水之西縣也義和之任亦重矣堯都於冀而其
所重任之臣乃在四極萬里之外理必不然當是致
日景以定分至然後曆可起也故使往驗之於四極

非常宅也李氏曰作曆之法必先準定四時方隅
以為表識然後地中可求即地中然後可以候日月
之出沒星辰之轉運故堯所以使四子各宅一方者
非謂居是地也特使定其方隅耳如土圭之法測日
之南北東西知其景之長短朝夕亦堯之遺法也
朱氏曰義和主曆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
蓋官在國都而統治之方其極至此非往居於彼也

璣衡

朱氏曰美珠謂之璣璣機也以璣飾機所以象天體
之運轉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

末一

以窺璣而察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齊猶審
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
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言舜初攝位乃察璣衡以
審七政之所在以起渾天儀晉天文志云言天體者
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
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
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遊之日近而見之
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違
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
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圓

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去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高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高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比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

卷一

世第

用

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璣璣玉衡之遺法蔡邕以爲近得天體之實者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之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璣璣璣疑亦爲此今按此以漢法逆推古制然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具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

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具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二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負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雙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

卷一

甲

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趾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又爲小窠以受玉衡要之小軸使衡旣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畧也曆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機約三星爲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比十二

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資異聞 馬融
曰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璇衡其橫蕭所以視星宿也
以璿為象以玉為衡蓋天象也 張氏曰蓋天之
法如繪像止得其半渾天之法如塑象能得其全堯
之曆象曰星蓋天法也舜之璿璣玉衡渾天法也渾
法密於蓋天創意者尚畧述作者愈詳也 夏氏曰
七政在天躔度長短多寡不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
度十九分度之七歲星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
百四十五分歲日行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
七千三百五十五太白辰星日各行一度鎮星日行
四千三百八十分度之百四十五七政躔度長短多
寡不同如此然必謂之齊者曾氏謂步七政之軌度
時數以轉璣窺衡而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乃陵
蹙闕食盈縮犯守者也蓋璣衡所見者皆時數軌度
之當然不如璣衡則為異此說是也沈存中謂熙
寧中受詔典領曆官考察星辰以璣衡求極星從窺
管候之凡三月極星常循窺管之中夜夜不差則窺
管即正衡也 陳氏曰舜齊七政不言經星經者緯
之所次也言乎緯經在其中矣 曾氏曰堯之時觀
天以曆象至舜又察之以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

備也曰七者則日月五星曰歲者則歲和之所治無
不任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 王蕃曰鄭玄說動
運為璣持正為衡皆以玉為之規其行度觀受禪是
非也渾儀義和氏之舊器歷代相傳謂之璣衡其所
由來有原統矣而斯器設在候臺史官禁密學者寡
得聞見穿鑿之徒不解璣衡之意見有七政之言因
以為北斗七星締造虛文託之識緯史遷班固猶尚
惑之鄭玄有瞻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
見改正其說聖人復出不易斯言矣 蘇氏曰古人
測候天數其法有二一曰渾天儀規天矩地橫隱於
內上布經躔以考日星行度寒暑進退如張衡渾天
開元水運銅渾是也二曰銅候儀今新舊渾儀翰林
天文院與太史局所有是也又案吳王蕃曰渾天儀
者義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璣衡其為用也以察
三光以分度宿者也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
星辰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詳此則渾天儀銅候儀
之外又有渾天象凡三器也渾天象歷代罕傳其制
梁武祕府有之云是宋元嘉中所造者古人候天具
此三器乃能盡數 黃氏曰太極未判天地人三才
函於其中謂之渾沌渾沌云者言天地人渾然而未

分也。太極既判，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清濁渾者，為天，輕清者為氣也，重濁者為形也。形氣合者，人也。故凡氣之發，自於天者，皆太極中自然之理，運而為日月，分而為五星，列而為二十八舍，會而為斗極，莫不皆有常理，與人道相應，可以理而知也。今舉其梗槩，繫列之于下。天體圓，地體方，圓者動，方者靜。天包地，地依天。天體周圍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凡一度為百分，四分度之一，即百分中二十五分也。四分度之三，即百分中七十五分也。天左旋，東出地上，西入地下，動而不息。一

卷一

中

晝一夜行三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一。晝日東行，夜西行。地體徑二十四度，其厚半之，勢傾東南，其西北之高，不過一度，即雅謂水火土石合而為地。今所謂徑二十四度者，乃土石之體，爾土石之外，水接於天，皆為地體，地之徑亦得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也。兩極南北上下極是也。北高而南下，自地上觀之，北極出地上三十五度，有餘，南極入地下亦三十五度，有餘。兩極之中，皆去九十一度三分度之一。即之赤道，橫絡天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距之度。大抵兩極正居南北之中，是為天心，中氣存焉。其

動有常，不疾不徐，晝夜循環，轉旋天運，自東而西，分為四時，寒暑所以平，陰陽所以和。此後天之太極也。先天之太極，造天地於無形，後天之太極，運天地於有形。三才妙用，盡在是矣。曰太陽之精，王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道，則日五色失道，則日露其暈，譴告人主而儆戒之。如史志所載，日有食之日，中為見日中黑子，日色赤，日無光，或變為彗星，夜見中天，光芒四溢之類是也。日體徑一度半，自西而東，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赤道外，半入赤道內。冬至之日，黃道出赤道

卷一

中

外二十四度，去北極最近。日出辰，日入申，故時寒。晝短而夜長。夏至之日，黃道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北極最近。日出寅，日入戌，故時暑。晝長而夜短。春分秋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極之中。日出卯，日入酉，故時和。而晝夜均焉。月太陰之精，主刑罰威權，大臣之象。大臣有德，能盡輔相之道，則月行常度。或大臣擅權，貴戚官官用事，則月露其隱而變異生焉。如史志所載，月有食之月，掩五星，五星入月月光晝見，或變為彗星，隕犯紫宮，侵掃列舍之類是也。月體徑一度，一日行十三度，百分度之三十七，二十七，日有餘

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白道與黃道相交半出黃道
外半入黃道內出入不過六度如黃道出入赤道二
十四度也陽精猶火陰精猶水火則有光水則含影
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不照當日則
光明就日則光盡與日同度謂之朔月行於白道與
一週三謂之弦日分天體為四分謂初八日及二十
分謂上弦日分天體為四分謂初八日及二十分謂
衡分天中謂之望日分天體為四分謂初八日及二十
體伏謂之晦日分天體為四分謂初八日及二十分
道正交之處在朔則日食在望則月食日食者月體
掩日光也月食者月入暗虛不受日光也正對照者日
經星三垣二十八舍中外官星是也計二百八十三
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其星不動三垣紫微太微天
市垣也二十八舍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為蒼
龍之體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為靈龜之體西
方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為白虎之體南方七宿井
鬼柳星張翼轸為朱雀之體中外官星在朝象官如
三台諸星九卿騎官羽林之類是也在野象物如雞
狗狼魚龜龍之類是也在人象事如離宮閣道華蓋
五車之類是也其餘因義制名觀其名則可知其義

也經星皆守常位隨天運轉譬如百官萬民各守其
職業而聽命於七政七政之行至其所居之次或有
進退不常變異失序則災祥之應如影響然可占而
知也緯星五行之精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填星
金曰太白水曰辰星併日月而言謂之七政皆麗于
天天行速七政行遲遲為速所帶故曰天俱東出西
入也五星輔佐日月軒旋五氣如六官分職而治號
參天下利害安危由斯而出至治之世人事有常則
各守其常度而行其或君使臣職臣專君權政令錯
繆風教陵遲乖氣所感則變化多端非復常理如史
志所載熒惑入於匏瓜一夕不見匏瓜在黃道北三
十餘度或勾已而行光芒震耀如五斗器太白忽犯
狼星狼星在黃道南四十餘度或晝見經天與日爭
明甚者變為妖星歲星之精變為橈槍熒惑之精變
為蚩尤之旗填星之精變為天賊太白之精變為天
狗辰星之精變為枉矢之類如日之精變為彗月之
精變為彗政教失於此變異見於彼故為政者尤謹
候焉天漢四瀆之精也起於鶉火經西方之宿而過
此至參星尾而入地下二十四氣本一氣也以
歲言之則一歲耳以四時言之則一歲分四時

以十二月言之則一氣分而為六氣故六陰六陽為十二氣又於六陰六陽之中每一氣分其初終則又裂而為二十四氣二十四氣之中每一氣有三應故又分而為三候是為七十二候原其本始實一氣耳自一而為四自四而為十三自十三而為二十四自二十四而為七十二皆一氣之節也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斗綱所指之辰即一月元氣所在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謂之月建天之元氣無

形可見觀斗綱所建之辰即可知矣斗有七星第一星曰魁第五星曰衡第七星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似如建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半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他月放此十二次乃日月所會之處凡日月十二會故有十二次建子之月次名玄枵建丑之月次名星紀建寅之月次名析木建卯之月次名大火建辰之月次名壽星建巳之月次名鶉尾建午之月次名鶉火建未之月次名鶉首建申之月次名實沈建酉之月次名大梁建戌之月次名降婁建亥之月次名臨實十二分野即辰次所臨之地也在天為寸

二辰十一次在地為十二國十二州凡日月之交食星辰之變異以所臨分野占之或吉或凶各有當之者矣

五辰

天地氣數合而成五行復升為五氣五氣之精為五辰聖人正五事修五行調五氣則五辰自然順軌故曰撫于五辰亦猶五行之精凝於地而為金銀鉛汞砂也黃氏曰五辰緯星凡星皆出辰沒成故五星為五辰十二舍經星亦為十二辰歲星司蕭典致時典致時煥太白司又典致時暘辰星司

示典致時寒填星司聖典致時風經星有常不變緯星有伏有息有進有退與日相終始變則不可準難齊惟聖人能安之而以日星為紀日成月要歲會由是而出故庶績凝焉葉氏曰五行散之在陰以配日者謂之辰別之居方以會日月者亦謂之辰其實一也王氏運氣論曰五運六氣之說不見於儒者之六經而見於醫家之素問夫素問乃先秦古書雖未必皆黃帝岐伯之言然秦火以前春秋戰國之際有如和緩秦越人輩雖甚精於醫其察天地陰陽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密也且夫寒暑燥濕風火者天

之陰陽三陰三陽上奉之水火土金水木者也。陽生長化收藏下應之而五運行於其間即五行之化氣也。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中於六己居之戊己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子化土而居於其首土生金故乙庚火之金生水故丙辛火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己次之此化氣之序也。地之三陰三陽亦五行爾而火獨有二五行之妙理也。蓋木王於東火王於南金王於西水王於北而土王於四維戊附於戌而在乾己附於辰而在巽而未之對衝在丑故辰戌丑未寄王之位也。未在西而西南其卦為坤

文

卷

其時為長夏以其處四時之中呂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氣絕矣。惟土王於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時之序循環不窮然火方王於午土運王於未則火氣必耗故君火以名其氣溫而未熱相火以位與太陰同處未申之間奉君令以行暑氣於是火不耗於土不屈於金故丙威則庚伏此火所以獨分君相之位也。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曰行四時而為二紀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著而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而為

一周運統一歲於四時之表氣分六位於一歲之中風雨燥濕寒暑其應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占焉往往不效非素問之無驗用其說者知常而不知變故也。凡物理有常必有變雖天地之運動往來消息盈虛可以逆其必然者常也。若其變則無所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嘗試即其常而言之五太之運是為太過其至先時五少之運是為不及其至後時惟平氣則下疾不徐其至以時其大畧如此。火運上臨少陰水運上臨太陽木運上臨厥陰金運上臨陽明土運上臨太陰謂之天符木運臨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

文

五

水運臨子土運臨四維謂之歲會五太與在泉氣同謂之同天符五少與在泉氣同謂之同歲會若是者其氣和土運上見少陽金運上見厥陰謂之運刑天若是者其氣乖此皆五運之常也。主氣各居一步厥陰主初少陰少陽次之太陰陽明又次之太陽主終六位不氣與歲推移子歲太陽之水為初丑歲厥陰之木為初迭相往來而少陽之為初氣乃在太陰之後半歲已前司天主之半歲已後在泉主之其太畧如此若其情則有相得與不相得其位則有順有逆相得者木火相臨火土相臨之類也不相得者

金木相臨水火相臨之類也。父臨子則順，本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寒水居金位，斯逆矣。君臨臣則順，君火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相火居君火之位，斯逆矣。此皆六氣之常也。及論其變，則有正有邪。於是

四頁

文一

五十一

勝而熱復少微火氣不足，寒勝而兩復邪化之正復也。然也。寒甚而元陽微，是為火鬱，熱甚而无津清，是為金鬱，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鬱而發，則為冰雹土鬱而發，則為飄驟鬱而怒起者然也。風淫所勝，則克太陰熱淫所勝，則克陽明陵其所勝者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濕土之下風氣承之，極則有反者然也。然推拉之變不應，普天悉皆大風炎烈之變不應，薄海悉皆燔灼清氣之勝不應，宇宙无不明潔雨氣之復不應。山澤无不蒸滲鬱也，發也，淫也，承也，其理皆然。凡此者，其應非有候，其至非有期，是以可知而不可必也。

其應非有候，則有不時而應者矣。其至非有時，則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遠，其變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變不同者亦有之。即其時當其處，隨其變而占焉，則吉凶可知。况素問所以論天地之氣化者，將以觀其變而救民之疾也。夫大而天地小，而人之一身，五行之氣皆在焉。天地之氣有常，无變則人亦和平而无災。天地之氣變而失常，則疾病之所從出也。是故木氣勝則肝以實病，脾以虛病；火氣勝則心以實病，肺以虛病。此醫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其詳也。至於官天地，理陰陽，順五行，使冬無愆陽，夏無伏

四頁

文一

五十一

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和平之氣行於兩間，國無水旱之災，民無妖孽之疾。此儒者所當致察，醫家未必能知也。素問亦畧言之矣。五行之精，是為五緯，與運氣相應，有歲星有畏星，以此察其行之逆順，而占其吉凶。然必曰德者福之過者，罰之則是運氣之和平而為休祥，有德者召之也；運氣之乖戾而為災眚，有過者到之也。雖然，其說畧而未詳。吾儒之經則詳矣。洪範九疇，始於五行，中於皇極，終於五福六極。聖人建極於上，以順五行之用，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無六極，有五福皆可以康寧矣。無六極皆免於疾病。

此其道固有行乎運氣之外者是謂大順成周之時
嘗見之由庚之詩作而陰陽得由其道華黍之詩作
而四時不失其和由儀之詩作而萬物各得其宜此
建皇極順五行使民有五福而無六極之驗也是故
素問方伎之書而洪範則聖人經世之大法也知有
素問不知有洪範方伎之流也知有洪範不知有素
問儒者何病焉

月生明生魄

魄者乃月之無光處也魄生則明死魄死則明生初
三日明始生謂之哉生明又謂之朏又謂之死魄故

三十七

十一

十一

十一

初二日謂之旁死魄旁近也十六日謂之哉生魄晦
則日月相會于東方望則日月相望蓋月本無光借
日以為光合璧則暗相遠而日燭不及則亦暗薛
氏曰哉生明月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
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月生魄死則明
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終謂之
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明初見
故也邵子曰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
道也月遠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
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敵陽故

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為父日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
日為夫月為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張氏曰諸曆

家說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日
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
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行又
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至晦行又大疾日夜
行十四度餘以一月均之則日得十三度十九分度
之七也初三日月初入時月在房上哉生明見西方
八日為上弦日初入時月在丁上十五日為望日初
入時月在甲上盛於東方十六日將出時月在辛上

四

十一

十一

十一

載死魄見平旦二十三下弦日將出時月在丙上三
十日為晦月與日合在乙上月本無光借日以為光
及其盛也遂與陽敵朱氏天問注曰晉家舊說月
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
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
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而近東
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而近西遠而未
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
於東而適日以為明乎故唯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
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

先之初生日在其傍故非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達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氏如一彈丸以料塗其半側視之則粉麤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到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菟在腹之間則世俗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畧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參同注曰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二陽之光而昏見於西方庚地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受二陽之光而昏見南方丁地十五日第三節之中月既望之時全受日光盛滿而昏見於東方甲地是為乾體十六日第四節之始也始受下一陰為巽而成魄以平旦而沒於西方辛地二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生中一陰為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沒於南方丙地三十日第六節之終全變三陽而光盡體

伏於西北一月六節既盡而禪於復月復生震卦云震一先二乾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為一節朔旦震始用事為日月陰陽交感之初道家象此以為修煉之法鄉飲酒義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魄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陋學未嘗讀尚書者之言耳葉氏曰朔二日而生明其旁為死魄旁死魄哉生明者以朔數之也望二日而生魄哉生魄既生魄者以望數之也

呂氏曰堯史以星正時周史以月正日恐曆久必差而星月則明著易見也

三正

息棄三正馬氏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蘇氏曰王者各以五行德之主易服色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為正者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蔡氏曰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觀

會同班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策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則未嘗改也秦建亥美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鄠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

宋史

徐

朔夫秦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平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朱氏曰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不改月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不改時以書一

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蘇氏曰正月而謂之十二月何也殷之正月則夏之十二月也殷雖以建丑為正然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詩於成

天文編上

五十六

仲裕

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也秦以十月為正則臘當在三月而云十二月以是知古者雖改正朔猶以夏正數月也夏氏曰春秋所書乃孔子尊王故以周正數之其實周時數月實用夏正今七月四月之詩可見矣兼奉本紀亦以十月為歲首則歲首但以十月為之而已非改十月為正月也爰華夏正林氏曰夏以建寅為正湯革之始以建丑為正是華正為用商正也華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之遂以建子為正

故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論語疏

曰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孔安國注尚書

湯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朱氏

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

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

於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

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

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

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

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

本經天大綱十

卷九

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

此孔子所以論考二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泰

誓推十有三年春蔡氏曰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

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

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經

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春夫改正朔不改

月數於太甲辯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為無義冬不

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固不待辯而明也或曰鄭

氏箋詩維莫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曰此

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莫之春亦又何求

如何新禽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莫春則當治其

新禽矣今如何哉然來牟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

夫牟來得熟則連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

且不得其義則其攷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

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

聖人奉天之政乎一月戊午呂氏曰春秋惟定公

無正蓋昭公之喪未歸定公未立故不書正今紂之

正朔已絕周之正朔未頒故止書一月見君臣之分

毫釐必計所以正天地之大義也

辰弗集房

本經天大綱十

卷十

夏氏曰辰弗集房其說有二漢孔氏謂辰日月所會

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則日食可知唐孔氏廣其

說謂日月俱左行於天日行遲月行速日每日行一

度月每夜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為

半已行天一周又逐夜日而與日聚會故日月所聚

會處謂之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此子丑寅

卯之屬是也房如房室之房謂日月所舍止之處言

季秋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今乃不合於

舍則日食可知據二孔此說則以辰弗集為日食房

為所舍之處非二十八宿之房胡舍人則謂日月交

會之謂辰日行赤道月行黃道日行速月行遲一月
一會必合於黃道赤道之間或高或低或上或下不
相掩蔽是謂不食或左或右或先或後偶相掩蔽則
食之矣是日月交會則有蝕今既言不集所舍則不
得謂之蝕兼此房乃二十八宿之房非是十二次之
舍此言辰弗集房蓋是秋九月日月當合朔於房心
之次今也弗集房則是曆之誤非日蝕據胡氏此說
則以辰弗集為曆誤非日蝕以房為二十八宿之房
非十二次之舍二說相反如此惟林少穎折中之謂
胡以辰弗集房為曆誤夫曆誤至於當合朔而不合
朔此非精於曆者不足以知何至於此蓋鼓書夫
庶人走故當依孔氏為日食但孔氏以集為集合之
集則非其義所以起胡氏之疑兼胡氏以房為房心
之房考之九月日月雖會於大火之次其說頗通但
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知之非能舉目而見
則房又不當為房心之房當是日月所會之舍即皆
可謂之房也是所謂房者又當依孔氏說為所次之
舍也按唐書曆志論辰弗集房之義謂古文集與輯
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陽常明而陰亦含章后
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漢書帝紀言東夷北蠻頗未

集睦頗師古謂集與輯同以此觀之則辰弗集房為
日蝕明矣蓋此輯乃輯睦之輯謂日月不相輯睦於
所會之舍則蝕也蔡氏曰按唐志日蝕在仲康即
位之五年張氏曰日月相望謂之望相合謂之朔
每至朔則日月當如合璧有一毫不合則月與日參
差月魄磨蕩上下侵犯此日所以食也林氏曰近
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過房心北矣據左
氏傳曰宋大辰之虛陳太皞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
房所謂房者皆所次之舍也王氏曰曆家推步日
食於朔月食於望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為交交然
後食此曆法之常也此亦中云西天法也交初謂
之朔也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日食三十有
六隱公三年三月己巳日食至威公三年七月壬辰
朔而又食中間十有二年至莊公十八年又食中間
三十二年則當交而不食也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
戌朔日食十月庚辰朔又食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
日食八月癸巳朔又食則不當交而食也夫不當交
而食與當交而不食非歷法所能盡推故先王以日
食為天災日主陽月主陰月食陽勝陰也日食陰勝
陽也天衍曆議曰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

日蝕在房二度

冬夏風雨

蔡氏曰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分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夏氏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蓋夏則陽用事日當進而北晝則進而長陽勝則為溫暑冬則陰用事日當退而南晝則退而短陰勝則為風寒此皆行必循軌故所以有冬夏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者月行立春春東從青道立秋西從白道立冬北從黑道立夏南從赤道箕東北宿畢西南宿月若夫道安行東入箕則旱風西入畢則陰雨此月從星則以風雨也

土中

凡地偏於南多暑偏於北多寒偏於東多風偏於西多陰唯中則得天地之正陰陽之和同馬氏曰地中者非地體之中乃其地得寒暑風雨之中鄭康成以為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故王畿千里取其景同唐開元中太史測景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而差二寸五釐然則康成之言未可據也冬至漢文三尺唐丈二尺七寸一分夏至漢尺五寸唐尺四寸七分夫日行有遠近土深有南北氣應有早晏故其景不能不小有出入也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三百六十

亦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而唐志猶取陽城日景以為法與漢志不同范氏曰測景之儀見于周官與詩所以求地之中以建王國而阜安萬民者也然必驗之數術考之中星象之氣朔校之刻漏而後為得故其地中之景冬至丈三尺夏至尺有五寸由此而進退之則二十四氣皆可推而見之矣若夫當至而不至未當至而至則有日月之變水旱之沴人民疾疫之災古先哲工必謹視之以修人事而奉天之戒周公卜洛以為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世

傳陽城是其地而今登封故基在焉唐開元中擇河南平地始于滑州之白馬南至于汴之浚儀得岳臺又南至于扶溝又南至于上蔡之武津至岳臺為適中也

五行

| | | | | |
|--------|--------|--------|--------|--------|
| 三 甲 | 二 乙 | 五 己 | 四 辛 | 六 壬 |
| 天行 | 地行 | 五行 | 五行 | 五行 |
| 青龍 | 赤龍 | 黃龍 | 白龍 | 黑龍 |
| 木 | 火 | 土 | 金 | 水 |
| 木克火 | 火克金 | 金克水 | 水克土 | 土克木 |

| | | | | |
|-----|-----|-----|-----|-----|
| 木 | 火 | 土 | 金 | 水 |
| 肝 | 心 | 脾 | 肺 | 腎 |
| 人五行 | 五行 | 五行 | 五行 | 五行 |
| 木 | 火 | 土 | 金 | 水 |
| 木克火 | 火克金 | 金克水 | 水克土 | 土克木 |

正義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此其成數也繫辭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謂此也葉氏曰夫五行判流於天地之間未之有位也言天之五數地之五

然可以曲直可以革可以稼穡則其所性亦未嘗不
成之於天也所謂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也潤
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
金亦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言其於之稼穡而已
王氏曰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
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
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三變於
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為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為
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
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

四十七

卷一

卷一

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
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比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
焉而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
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水言潤則火燥土溽木茂金
斂可知也火言炎則水冽土蒸木溫金清可知也水
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可知也木言曲直
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
化水因火革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於火之於
治木金之為器械可知也馬氏曰水火木金土天
地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也水

火金木土五行相剋之序也天地之生五行也以數
其相生也以氣其相剋也以形一吳氏曰土爰稼穡
穀在其中自其治之有司則謂之府以其通天下用
之則謂之行

五紀

歲星十二歲一周天所以紀歲月一日行天十三度
而歲二十九日過半而一周天與日會所以紀月自
夜半至明日夜半日一出沒行天一度所以紀日星
二十八宿辰其次也日百刻二十八宿晝夜迭見而
天行周十二次故曰十二辰亦曰十二時所以紀星

卷一

卷一

卷一

辰積辰而為日積日而為月積月而為歲歲日月星
辰其行各有盈縮進退遲速長短之不同然皆不離
於數故以曆而紀其數因以是數而推考其行度以
驗其當否一朱氏曰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注云
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
月辰在元枹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
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
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
惟天之轉火加于地之半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
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

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隨天以繞地而唯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各有遲速之差焉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挽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各自有次第耳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曜者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此言皆得之矣正義曰從冬至以明年

庶徵

文十

市

鄭氏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陽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陽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吳氏曰按易說坎為雨則雨屬水而為冬離為日則陽屬火而為夏詩疏載毛公釋小明日月方與云二月之初燠暖也則燠之為春為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為秋為金明矣又按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陽也則庶徵雨之為水陽之為火類例抑又甚明陳氏曰燠熱涼寒四時之氣也雨陽風者佐四時

之氣以生育萬物者也止言寒燠者蓋燠者溫之始寒者涼之極也

詩

三五參昂

毛氏曰三心五鬲參伐昂留正義曰心實三星而列宿之尊故元命苞曰心為天王公羊又云心為大辰故言三星此及綢繆若之華皆云心也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味謂之柳天文志曰柳謂鳥喙則喙者柳星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喙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其外四星左右

市

市

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為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為大生與參主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公羊傳曰伐為大辰皆互舉之文故言參伐也元命苞云昂六星昂之為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一解順新語曰元命苞以柳為五星天文志星經以柳為八星後之明曆象者皆以元命苞為非以天文志星經為是又心以三月見於東蜀以正月見於東詩人言三五在東乃一時所見耳心蜀見於

東方既不同時則五非獨明矣或者又謂心之東見其次相連者亢氏房也心三星亢氏房各四星舍而言之為十有五故曰二五朱氏曰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

定之方中

李氏曰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杜氏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植板築而興作定之方中作于楚宮蓋定星昏中之時於是而作宮也揆之以日作于楚室者揆度其日之出入以定其東西南北也攷周禮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槲

卷一

十一

齊

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此所謂揆之以日也毛氏云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北規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毛氏之意則以謂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取則視之以正其南因準極以正其北作為楚丘之宮也度之以日影度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以知東西而作為楚丘之室也其說不然按詩但言得土功之時制不聞有東西南北之別也不如王氏之說曰方其庀徒而作宮則占營室之中及辨內外之位而作室則揆之以日占營室之中者序所謂得其時揆之

以日景者序所謂得其制

宋氏曰定北方之宿營

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至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楚室猶楚宮正義曰傳言南規定匠人云畫參諸日中之景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箋以定為記時

挈壺漏刻

朱氏曰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縣挈之名壺盛水器蓋置壺浮箭以為晝夜之節也易氏曰挈壺之

卷一

十一

齊

制不可攷以唐制推之水海浮箭四圍注水始自夜天池以入于日天池自日天池以入于平壺以次相注入于水海浮箭而上以浮箭為刻分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箭四十八二箭當一氣歲統二百一十九萬一千五百分悉刻於箭上銅鳥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至於晝夜之別分至之候冬夏長短昏曉隱見與周官晷影無差王氏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而晝夜之晷有短有長先王由是分十有二時於一晝一夜之間以漏箭準十二時而為百刻寅申巳亥子午卯酉之八時每時各占

八刻則合而為六十四刻辰戌丑未之四時每時各
占九刻則合而為三十六刻以百刻定長短而分晝
夜於是立挈壺氏之職以壺盛水而為漏永以正十
二時之刻早暮之期於此正矣後世挈壺氏不能掌
其職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此詩人所以刺也陳氏
曰挈壺之法蓋為箭四十八以候二十四氣大率七
日大半而易一箭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為准
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沒刻為度蓋各述其所聞而
已雖浮沒不同大槩一也正義曰挈壺者懸繫之
也刻謂置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

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案乾象曆及諸曆法
與今大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
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夜
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
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
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
之間如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曆術以其算數
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故大史之官立為法定作
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為
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

也曆言晝夜者以昏明為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為
目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
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
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為限尚書緯謂刻為
商鄭作士昏禮目錄八日入三商為昏舉全數以言
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成
晝五刻以裨夜故於曆法皆多校五刻也鄭於堯典
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
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馬
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
永日短之數則與曆其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
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
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曆者莫
不符合鄭獨有此異不可強為之辭史記正義曰
馬融以昏明為限鄭玄以日出入為限故有五刻之
差

三星在天

毛以為三星者參也昔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月
之時故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既據
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

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鄭以為三星者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見之時為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晚於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晚於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昏火中是六月之中心星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之月心星未見至三月四

天文編上

七十五

十月流火

左傳張耀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南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

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又曰火猶西流謂火下為流朱氏曰火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曹氏曰季夏昏正在於南方暑已極矣過是而流流則暑退故七月流火也至九月流盡而伏於戌寒氣始勝王氏曰七月九月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然則四月正陽也秀萼言月何也秀萼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胡氏曰星辰之運始則見於辰至未然後得其中

天文編上

七十六

歲亦陽止

正義曰十月為陽者時純由陽事而無陽君子受陽而無陰故以陽名之韓氏曰陽生酉仲陰生戌

仲是十月中無有陰陽也。四月秀萋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無有也。張氏曰：陽雖生於子，實北於亥，故十月齊麥生。陰雖生於午，實北於巳，故四月靡草死。朱氏曰：復之一陽非頓然便生，乃是坤卦中積來一日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陽始成也。以此見天地無休息處。十月未嘗無陽，此理分明。列莊之徒，蓋已窺見之矣，故有密移之說。漢上朱氏曰：十月純坤用事，而稱龍者，天地未嘗一日而無陽，亦未嘗一日而無君子。

正月繁霜

三

文一

七七

曹氏曰：霜者陰之凝也。正月建巳之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純陽用事，不宜有霜。陽微而為陰所勝，則霜為之降，是以王者惡之。沈氏曰：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詩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日有食之，二者先王所惡也。蓋四月純陽不欲為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也。蘇氏曰：陽包陰則為震，陰包陽則為兌。陰包陽則為震，陽包陰則為兌。陰包陽則為震，陽包陰則為兌。朱氏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

十月之交

七

晦朔之間也。看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一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遂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妻婦棄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成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

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為其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拊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張氏曰。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之陳王業。六月之北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曆則有之。議者疑其傳會而為此也。補傳曰。詩人於夏正皆以月言。於周正則以日言。故不曰朔日而曰朔月也。日月皆右行。月行天一周。遲及於日而與之會。則食。杜預曰。日月動物。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孔穎達曰。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月與日同道乃食也。又曰。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此皆據曆而言。若然。則詩人以為孔醜何也。唐志曰。食議曰。日君道也。月臣道也。望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為之蝕。十月之交。於曆當蝕。君子猶以為憂。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

禦侮以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蝕。四者皆德之所由生也。故說者謂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此則係乎人事所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棄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者。意當時月食又適與日食相近。正義曰。曆家為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古之曆書亡矣。今世有周曆。魯曆者。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大衍曆議曰。虞夏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曆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加時在書。大東衆星。朱氏曰。漢天河也。跂陽觀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七裏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晚明星貌。牽牛星名。服駕也。箱車箱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

復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
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天畢畢星
也狀如掩兔之畢行行列也其斗二星以夏秋之間
見於南方去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
常見不隱者也翁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
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歐陽氏曰譚人仰訴
於天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
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不能下監也
天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
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
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雖有其不能為
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為我挹酌酒漿箕斗非徒
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
有所挹取於東也李氏曰爾雅曰明星謂之啓明
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曰太白觀此
則啓明即是太白也長庚不知是何星毛氏云只是
一星故後世亦以長庚為太白鄭漁仲乃謂啓明金
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
故日將沒則西見又似是二星不得渾而為一也唐
盧仝月蝕詩歷言星辰不救月蝕之事其體製正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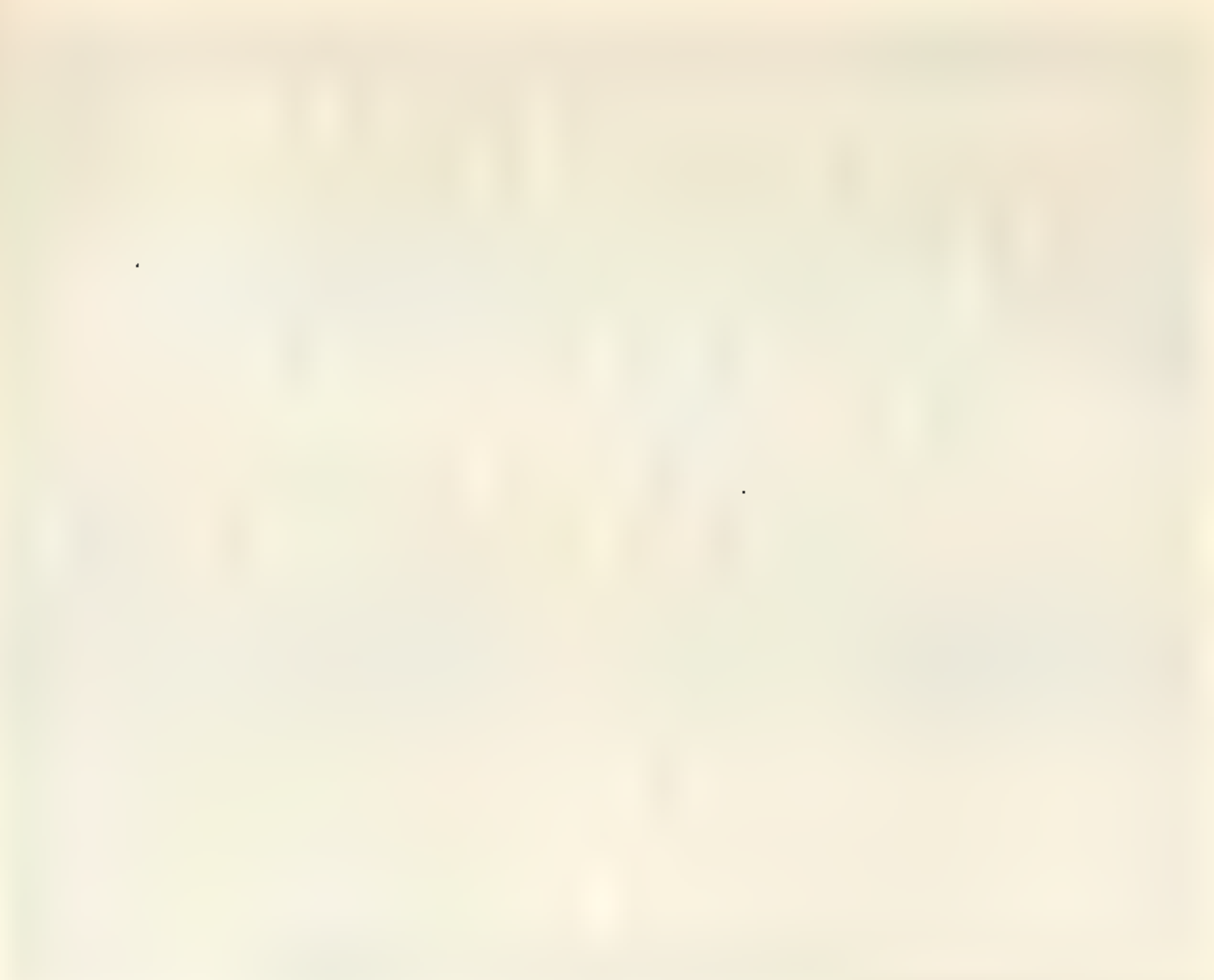
此詩劉氏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
所以續日之長

雲漢

揚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
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爾雅曰萬物之精上
為列星河精上為天漢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言
水氣之在天為雲水象之在天為漢今皆倬然昭明
回轉於上則非雨之候也又曰瞻印昊天有璣其星
言早夕而繁星備見則尤非雨之候也且其正言昊
天則夏之時也以今觀之炎夏早暝而熱則小星森
布如基星陽之精也陽盛而亢則星稠於上其理然
也

文一

八十二



天道

凌儀王應麟伯厚甫

周禮

圭景

鄭司農曰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景夕謂日跌景乃中立表處大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遠日也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

穎川陽城地為然

康成曰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

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為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為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為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儀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為正疏曰馮相氏云冬夏致日春秋致月皆以土圭度之是以冬官者上記云土圭尺

文千

七

東上

土

有五寸以致日三光考靈耀云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中下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則是半三萬里而萬五千里與土圭等是千里差一寸算法亦然言此者欲見經日南日北之等皆去中表千里為術景長景短皆差一寸通卦驗云冬至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影是以知用八尺表而以晝漏半度景也景一寸差千里故於地中尺五寸景去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考靈耀言四游升降者春分之時地與星辰復本位至夏至之日地與星辰東南游萬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還復正至冬至地與星辰西北游亦萬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還復正進退不過三萬里故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鄭注王制云象日月之大也考靈耀曰從上臨下不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曰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又云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又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廣雅云天圖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

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
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度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
方七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
十八度四分宿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相距積百七
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
易氏曰鄭氏之說本於考靈耀謂土圭之灋以一分
當百里以一寸當千里日景於地凡千里而差一寸
故於潁川陽城之地置一表為中表又於中表之四
面各去千里而置四表畫漏半則各參以土圭之景

宋李綱

手

宋李綱

以驗南北東西其景皆有一寸之差其說果可從乎
殊不知大司徒所謂日南日北日東日西者特四時
測景之灋如夏至日在南陸躔於東井景長尺有五
寸故曰日南則景短多暑冬至日在北陸躔於牽牛
景長丈有三尺故曰日北則景長多寒秋分日在東
陸躔於角其景常候以夕故曰日東則景夕多風春
分日在西陸躔於婁其景常候以朝故曰日西則景
朝多陰四時之間春秋不可致日故曰日景不言尺寸
之度冬至日景雖言尺寸之度而實過於土圭之制
惟夏至之日景長尺有五寸正與土圭等所以求地

中昔堯之敬授人時皆以中星驗日景而獨於仲夏
言敬致致即致日也致日於尺有五寸之景此即求
中之法地中既正是以因其日之東南西北而知天
地於此乎合因其景之長短朝夕而知四時於此乎
交多風多陰得其序而知風雨於此乎會多寒多暑
得其序而知陰陽於此乎和以至百物阜安又造化
冲和之氣其應然也匠人建國主王國而言也大司
徒之建國以土圭之灋測土深以正日景日至之景
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此則贊大司徒求地中而已水
地以縣置槷以縣者此二縣字有先後之序先於造

宋李綱

由

宋李綱

城之要以水平地於四旁立四柱以繩縣之其繩附
柱不偏量其四旁適均則其地平矣方於中立八尺
之表表即槷也復以繩縣之其繩附柱不偏而後眠
表之景又於四旁之地為規圓之勢畫以識之日出
於東其景在西則識其出景之端日入於西其景在
東則識其入景之端景之兩端既定中屈其所量之
繩而兩者相合則地中可驗又慮其所規之不正也
復以出入之景與日中之景三者相參故曰參又慮
其所參之或偏也復以日中之景與極星之度兩者
相攷故曰攷且極星之度何與於日中之景凡以驗

日景之中而已蓋夏至日在南陸躔於東井去極六十六度有奇而其景尺有五寸冬至日在北陸躔於牽牛去極一百一十六度有奇而其景丈有三尺春分日在西陸躔於婁秋分日在東陸躔於角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而其景均焉觀日躔去極之遠近以驗四時攷四時日景之短長以求地中則東西可正故曰以正朝夕東西既正然後度日景兩交之間屈其繩之半以指橐而求合手規圓之勢則南北亦正矣王氏曰以日景正其朝則地之中得矣以極星正其夕則天之中得矣書曰自服于土中又曰其自時

卷十

五

配皇天則洛邑非特地之中亦天之中矣天行曆議曰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交州影在表南三寸林邑九寸一分交州去洛水陸之路九千里蓋山川曲折使之然以表考其弦當五千手開元十二年測交州夏至在表南三寸三分與元嘉所測畧同使者大相元太言交州望極纔高二十餘度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粲然明大者甚衆古所未識延渾天家以為常沒地中者也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之星則見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墨植表而以引度之自滑臺始白馬

夏至之景尺五寸七分又南百九十八里百七十九步得浚儀岳臺景尺五寸三分又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扶溝畧尺四寸四分又南百六十里百一十步至上蔡武津畧尺三寸六分半犬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畧差二寸餘而舊說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妄矣吳王蕃考先儒所傳以戴日下萬五千里為句股斜射陽城考周徑之率以揆天度當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有餘今測日畧距陽城五千里已在戴日之南則一度之廣皆三分減二南北極相去八萬里其徑五萬里宇宙之廣豈若是乎然則

卷十

六

蕃之術以蠲測海者也隋天文志曰先儒皆云夏至之八尺表於陽城其影與土圭等案尚書考靈耀稱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易通卦驗曰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周髀云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冬至景一丈三尺五寸劉向鴻範傳曰夏至景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景七尺三寸六分後漢四分曆魏景初曆宋元嘉曆大明祖冲之曆皆與考靈耀同漢魏及宋所都皆別四家曆法候景則齊且緯候所陳恐難依據劉向二分之景直以率推非因表候定其長短考

靈耀周髀張衡靈憲及鄭玄注周官並云日影於地
千里而差一寸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測
影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遥取陽城
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影實
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又梁大同
中二至所測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當一尺一寸七
分彊後信都芳注周髀四術稱永平元年戊子當梁
天監之七年見洛陽測影又見公孫崇集諸朝士共
觀祕書影同是夏至日其中影皆長一尺五寸八分
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而影差四寸則
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王朴曰古者植圭於
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尚憚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
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浚
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

正月正歲

王氏曰元者德也正者政也德欲終始如一故即位
之一年謂之元年政欲每歲改易故改歲之一月謂
之正月正月之吉則朔月也朔月謂之吉則明生之
義故也三代各有正月而周以建子之月為正夏以
建寅之月為正夏正據人所見故謂之人正授民事

則宜據人所見故周亦兼用夏時而以夏之正月為
正歲始和布治以周之正月而正歲又觀象灋則以
兼用夏時故也兼用夏時而以正月之吉使萬民觀
治象則正歲先王之正也正月之吉時王之正也萬
民取正於時王而已若夫百官則又當取正於先王
也易氏曰夏正建寅謂之正歲周正建子謂之正
月建子為時王之正月示萬民以更新之意故太宰
縣治象於月吉而復斂於挾日建寅為民時之正歲
吏治於是乎始故小宰帥治官之屬觀治象於已斂
之後張氏曰周官於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

星辰

疏云五緯即五星言緯者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為經
五星右旋為緯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此云星明是
五緯又星備云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
而周天災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
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

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是五緯所行度數之事二十八星面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書云辰弗集于房朱氏曰緯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

司中司命

鄭司農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疏云案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命故兩載之

卷五

天文編下

九

徐

康成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疏云先鄭以為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星今案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何得分之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是其本也或曰中能者亦據星傳而言洪氏楚辭注曰按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王壽然則有兩司命也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有司命疏云司命宮中小神而漢書郊祀志荆

巫有司命說者曰文昌第四星也五臣云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大司命云秉清氣兮御陰陽少司命云登九天兮撫彗星其非宮中小神明矣

觀師雨師

疏云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鄭義大陽不變陰為金雨為木風為土明為火晦為水若從妻所好言之則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鄭注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是土十為木八妻木八為金九妻故東

卷五

天文編下

十

徐

方箕星好風西方畢星好雨洪氏楚辭注曰按豐隆或曰雲師或曰雷師屏翳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風師歸藏云豐隆筮雲氣而告之則雲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云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為雷師淮南子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張衡思玄賦云豐隆軫其震霆雲師黶以交集則豐隆雷也雲師屏翳也天問曰萍號起雨則屏翳雨師也洛神賦云屏翳收風則風師也淮南子云雨師灑道風伯掃塵說者以為箕畢二星列仙傳云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風俗通云玄冥為雨師

其說不同據楚辭則以豐隆為雲師飛廉為風伯屏翳為雨師

十輝

易氏曰輝者日之光氣也日以光為主是謂太陽陰邪侵之則為祲此祲侵占象所以有十輝之法祲謂陰氣薄於日而浸淫相侵也象謂陰柔附日而凝結成象也鑄謂陰氣刺日如童子所佩之鑄也監謂陰氣抱日如冠珥而背瑤也闇謂陰氣蔽日方晝而闇者也普謂陰氣蒙蔽日光普然也彌謂陰氣貫日彌天不竟也叙謂陰氣不常以叙而至也臍謂陰氣自下而升於上也想謂陰氣無迹形似可想也以洪範五行推之陽為君子為中國陰為小人為夷狄妖祥可以類求王氏曰氣祥謂之祲以日傍之氣相侵也形本謂之象謂氣在日傍未成形也鑄如童子佩鑄之鑄謂傍氣刺日也監如王啓監厥亂之監謂雲氣在上而臨日也闇謂晝晦或日蝕也普謂日無光也彌如彌縫之彌謂氣貫日也叙如時叙之叙謂雲有次叙在日上也臍如朝臍于西之臍謂虹氣見日傍也想謂雜氣有似可形想也

歲年

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曰疏云一年有二十四氣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匝則為歲朔氣匝則為年假令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蟄中此中氣匝此即中數曰歲月令正義曰十二月中氣一周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謂之不歲十二月之朔一周謂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為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故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

十有二歲

注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曆太歲非此也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疏云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為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為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而則掩有千

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币以此而計之十二歲一
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
十二跳币故也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
此則服虔注春秋龍度天門是也以歲星本在東方
謂之龍以辰為天門故以歲日跳度為龍度天門也
歲星為陽人之所見太歲為陰人所不觀既歲星與
太歲雖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異故舉歲星以表
太歲言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一年之中惟於一辰之
上為法若元年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五星俱赴於牽
牛之初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十一月斗建子子有
太歲至後年歲星移向子上十二月日月會於玄枵
十二月斗建丑丑有太歲自此已後皆然大行曆
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
一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間餘勢
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因為常此其與餘星
異也姬氏出自靈威仰之精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
祥穰稷憑焉故周人常閱其機祥而觀善敗其始王
也次于鵠火以達天龍及其衰也淫于玄枵以害為
帑易氏曰先鄭以歲為大歲後鄭謂大歲所在歲
星所居要之二者並行初不相悖然春秋所述妖祥

之事則皆歲星也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
昴是謂蛇乘龍梓謹以為宋鄭必饒則言其所屬
竈以為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歲星年次之所
乎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而異伐越史墨以為不
四十年越其有異以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存亡之數
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所應乎此保章氏所以言
十有二歲之相相謂有相可觀者也其相有贏縮量
角之變而妖祥應焉豈大歲可以並言哉

致日致月

陳氏曰禮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詩曰日居月諸

出自東方之曰東方之月東方之月蓋月之始則生
於西其盛則生於東揚子曰日未望則載魄于西既
望則終魄于東漢書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黃
道也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
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則晷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
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星則晷長故立八
尺之表而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
於極星則景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七尺三寸六分
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
為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為

寒若日失節於南則暑過而長為常寒失節於北則暑退而短為常燠此四時錄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循青道而春分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立秋秋分循白道秋分上弦在牽牛圓於婁下弦於東井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古之致月者不在立春立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故也考之於經仲夏平秩南訛敬致冬夏致日春秋致月則致日不於春秋致月不於冬夏

卷二

十一

而漢書有春秋致日之事蓋兼後世之法也然日之與月其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然觀君居中而佚臣旁行而勞臣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威損與君異勢盛與君同月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明闕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說盡足信也易氏曰冬至日在牽牛景長大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所以致日春分日在婁月上弦於東井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此長短之中所以致月然致日必於冬夏致月必於春秋者何也天度一

月易一位一時易一方以牽牛東井運於四方者推之日月所經正在分至為天度之中天文錄曰冬至之日日出辰入申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晝短夜長夏至之日日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晝長夜短春秋分之日日出卯入酉晝行地上夜行地下皆一百八十二度半強晝夜長短同邵子曰天行所以為晝夜日行所以為寒暑夏淺冬深天地之交也左旋右行天日之交也日朝在東方夕在西隨天之行也夏在北冬在南隨天

卷二

十一

之交也天一周而超一星應日之行也春酉正夏午正秋卯正冬子正應日之交也

二十八星

北方九十八度四分一斗二十六度四分八女十二度十危十六室十六壁十西方八十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南方百十二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東方七十五度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

右赤道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

周漢

漢志斗二十六不載四分度之一危十七室十一參十四分三北九十九代欽天曆少西八十一度南

北方九十六度四分一斗二十四進一牛七女十一虛十危十六室十八壁十一西方八十三度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昂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南方百九度井三十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東方七十七度角十三亢十氏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

後漢志

卷十

七

凡二十八宿分為十二次寅為析木燕之分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卯為大火宋之分自氏五度至尾九度辰為壽星鄭之分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巳為鶉尾楚之分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午為鶉火周之分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未為鶉首秦之分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申為實沈魏之分自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酉為大梁晉之分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戌為降婁魯之分自奎五度至胃六度亥為娵訾衛之分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子為玄枵齊之

分自女八度至危十五度丑為星紀吳越之分自斗十二度至女七度

沈氏曰二十八宿為其有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為宿前世測候多或改變如唐書測得畢有十七度半觜只有半度之類皆謬說也星既不當度自不當用為宿次自是渾儀度距疎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為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即須以當度星為宿唯虛宿未有奇數自是日之餘分曆家取以為斗分者也餘宿則不然

朱氏曰

天有黃道有赤道天如一

圓圓赤道是相合維繫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道之內半在赤道之外東西與赤道相交度是橫分為度數會是日月在黃道赤道相交處望是月與日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度却南北相向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相會月在下遮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敵與陽敵然曆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望時當其中暗處故月蝕

星土分星

注云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

分越地牛女分揚州

驛尾

州地至南上座相張士廣
理楚地界限在已禁茶
然之分制則

立我愛要

楚分

中翼十二度

終軫九度

春秋緯文耀鉤斗七星主九州華岐龍門積石至
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天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
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兖州青州屬
機星蒙山以東至南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
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荊州屬衡星荆山西南至岷
山北嶇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
豫州屬搖星

陳氏曰九州十二域或繫之北斗或繫之二十八宿
或繫之五星雍主魁冀主樞青兗主機揚徐主權荆
主衡梁主開陽豫主搖光此繫之北斗者也星紀具

星土

星土

星土

魏玄枵齊姬警衛降婁魯大梁趙實沈晉鶉首秦鶉
火周鶉尾楚壽星鄭大火宋析木燕此繫之二十八
宿者也歲星主齊吳楚感主楚越鎮星主王子太白
主大臣辰星主燕趙代此繫之五星者也然吳越南
而星紀在丑齊東而玄枵在子魯東而降婁在戌東
西南北相反而相屬何耶先儒以謂古者受封之日
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觀春秋傳凡言占相之術
以歲之所在為福歲之所衝為災故師曠梓謹擇
之徒以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歲在越而吳不利歲
厚玄枵而宋鄭姬載奔星紀而周楚惡歲在豕而

蔡禍歲及大梁而楚凶則古之言星次者未嘗不視
歲之所在也梓謹曰龍宋鄭之星也宋大辰之虛也
陳大皞之虛也鄭視融之虛也皆火房也衛高陽之
虛也其星為大水以陳為火則大皞之木為火母故
也以衛為水則高陽水行故也子產曰遷關伯於商
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然則十二域之所主亦若此
也易氏曰在諸侯則謂之分星在九州則謂之星
土九州星土之書亡矣今其可言者十一國之分考
之傳記或祥所應亦有可證而不誣者昭十年有星

星土

星土

星土

出於婺女鄭裨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
實守其地釋者以顓頊之墟為元枵此元枵為齊之
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晉史墨
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以為歲在星紀
此星紀為越之分星而楊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鄭子
產曰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實沈為參
神此實沈為晉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襄九年晉
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
主大火此大火為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十
七年星孛及漢中潁曰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故為

帝丘其星為大水北極皆為術之分星而冀州之星
土也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謹曰歲在星紀而滿于
元枵地乘龍龍宗鄭之星此壽星為鄭之分星而亦
豫州之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
辛氏火正比鵠尾為楚之分星而荊州之星土也爾
雅曰析木謂之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為燕此析木
為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鵠火秦之
鵠首趙之太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為
其國之分星所占裁祥其應不差觀亦有可疑者武
王伐殷歲在鵠火伶州鳩曰歲之所在我有周之分

星

星

野蓋指鵠火為西周豐岐之地今乃以當洛陽之東
周何也周平王以豐岐之地賜秦襄公而其分星乃
謂之鵠首又何也如燕在北而配以東方之析木魯
在東而配以西方之降婁秦居西北而鵠首次於東
南吳越居東南而星紀次於東北此皆稽之分野有
不合者賈氏以為古者受封之月歲星所在之辰恐
不其然若謂受封之辰則春秋戰國之諸侯以之占
妖祥何也後世占分野而妖祥亦應豈皆古者受封
之辰乎此堪輿之書雖足攷古而言郡國所入之度
則非古之濫也

一行曰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

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
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
鵠火為周分則疆場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雖韓
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鄭東分
梁宋至於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
虢略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
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
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方
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
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

四

下

書

而不知變通之數也春秋正義曰星紀在於東北
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成亥之次又三
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齊魏無分趙獨有之地理志分
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鵠首極多鵠火甚
狹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聞通典曰凡國之
分野止配天象始於周季呂氏曰十二次蓋戰國
言星者以當時所有之國分配之星經出於戰國之
末故舉當時東西周疆界以言之唐氏曰子產言
封實沈于大夏主參封閼伯于商丘主辰則辰為商
丘分參為大夏分其來已久非因封國始有分野若

以封國歲星所在即為分星則每封國自有分星不應相土因關伯晉人因實沈矣陳氏曰所可據者其惟析木平其宿尾箕亦辰之維茲可以言東也也十有二次而可言者一魏氏曰星不依方而以受封之日為次此傳注之可疑班志始著十二國分野所屬然獨秦周韓燕有所入宿度他皆無之既言角亢氏為韓矣又自井六度起井乃秦分也既言尾箕為燕矣又謂自危四至斗六然危斗乃齊吳分也以漢晉二史所載宿度較之劉昭所注則漢志之差多至十餘度而晉志不過差一二度而已洪氏曰衛

本受封於河內商虛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兗州於并州了不相干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

十二風

易氏曰三代不推曆而歷未嘗不正以曆起於律而每月足以候其氣也昔黃帝得嶰谷之管而神瞽為之制十二律以此候十二月之氣無非天地之中氣以此調十二月之聲無非天地之和聲是謂十有二風之占何謂十有二風民為條風從大呂大簇之律震為明庶風從圓鍾之律巽為清明風從姑洗中呂

之律離為景風從蕤賓之律坤為涼風從函鍾夷則之律兌為閭闔風從南呂之律乾為不周風從無射應鍾之律坎為廣莫風從黃鍾之律傳所謂八風從律是已然特八風而已每風行於兩月之間各得四十五日有奇如八卦之分直四時亦然以十二月言之亦曰十有二風其法於緹室之中因逐月律管以為入地之淺深月氣至則葭灰飛此所以察天地之和然左氏載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而知晉楚之勝負妖祥之應可決於此即治曆之道王氏曰十有二風風之生於十二辰之位者也蓋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八風本乎八卦四維之風兼於其月故艮為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為清明風而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為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為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故八風變而言之又謂十二風

三辰

易氏曰三辰日月斗也日合於天統故天神可得而猶其居月合於地統故地示可得而猶其居斗合於人統故人鬼可得而猶其居猶即圖也夫神位乎上其居為陽即曰合天統之法而圖之地示位乎下其居為陰即月合地統之法而圖之人鬼位乎陰陽之

間即斗合人統之法而圖之。元氏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畢，見星有三類：一經星，比極為之長二舍，星大火為之長三行，星辰星為之長，故皆謂之辰。

司民司祿

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疏云：武陵太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文昌宮有六星，第一為上將，第二為次將，第三為貴相，第四為司命，第五為司中，第六為司祿。是司民在軒轅角，司祿在文昌第六星也。石氏星文以見義。

極星

朱氏曰：北辰之為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壓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平地上，半繞平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點則在事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此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此極之星正在

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天一如人主，北極如帝都，帝坐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齊，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畧刻之或停也。蔡氏曰：日晷有差，如千里差寸，極星無差。

日辰月歲星之號

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娵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爾雅疏曰：日為陽，辰為陰，甲寅之歲曰闕逢，攝提格乙卯之歲曰旃蒙，畢閏丙辰之歲曰柔兆，執徐丁巳之歲曰強圉，大荒落戊午之歲曰著雍，敦牂己未之歲曰屠維，協洽庚申之歲曰上章，君灘辛酉之歲曰重光，作噩壬戌之歲曰玄黓，閭茂癸亥之歲曰昭陽，大淵獻甲子

之歲曰開逢困敦乙丑之歲曰旃蒙赤奮若以此推之周而復始以日配月之名設若正月得甲則曰畢陳二月得乙則曰橘如三月得丙則曰脩病四月得丁則曰圉余五月得戊則曰厲臯六月得己則曰則且七月得庚則曰室相八月得辛則曰塞壯九月得壬則曰終亥十月得癸則曰極陽十一月得甲則曰畢辜十二月得乙則曰橘涂周而復始史記歷書云月名畢聚西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西方虎皆南首而北尾南方鳥北方龜皆西首而東尾一詩正義曰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并壁四星而已

禮記

天地日月星辰

月令正義曰老子云道生一者一則混元之氣與大初大始大素同又與易之大極禮之大一其義不殊皆為氣形之始也一生二者謂混元之氣分為二二則天地也與易之兩儀又與禮之大一分而為天地同也二生三者謂參之以人為三才也三生萬物者謂天地人既定萬物備生其間分為天地說有多家形狀之殊凡有六等一曰蓋天文見周髀如蓋在上

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鷄卵白之統黃揚雄相譚張衡蔡邕陸續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舊說云殷代之制其形體事義無所出以言之四曰昕天昕讀為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是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穹天云穹隆在止虞氏所說不知其名也六曰安天是晉時虞喜所論注考靈耀用渾天之法案鄭注考靈耀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璿璣玉衡以度其變如鄭此言則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為天耳但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即以一日之行而為一度計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之一周之數也天如彈丸圓圓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案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圓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為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摠有三

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米之數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鄭注考靈耀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但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南極去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餘去北極亦九十一度餘此是春秋分之日道也赤道之北二十四度為夏至之日道去北極六十七度也赤道之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去南極亦六十七度地有升降星辰有四遊又鄭注考靈耀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地厚也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

地與星辰西游春分西游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此是地及星辰四遊之義也星辰亦隨地升降故鄭注考靈耀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為三萬里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日有九道故考靈耀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注引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游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游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計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四遊之極元出周髀

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相反。春分日在婁。則婁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度也。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近校十度。旦時日極於東。去旦中之星。遠校十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角三萬里。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遠校十度。旦時日極於西。去旦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曆乖違於數不合。但二十八宿從東而左行。日從西而右行。一度。逆沿二十八宿。案漢書律曆志云。冬至之時。日在牽牛初度。春分之時。日在婁四度。夏至之時。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在角十度。若日在東井。則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若春分在婁。秋分在角。晝夜等八尺之表。七尺五寸之景。冬至日在斗。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三尺之中。去其一尺五寸。則餘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來之景也。凡於地千里而差二寸。則夏至去冬至。體漸南漸下。相去一十萬五千里。又考靈耀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所以有假上假下者。鄭注考靈耀之意。以天去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一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上極

與天表平也。後日漸向下。故鄭注考靈耀之意。以天去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一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上極與天表平也。後日漸向下。故鄭注考靈耀云。夏至日與天表平。冬至之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也。委曲俱且考靈耀注。凡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則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相通之數也。今曆象之說。則月一日至於四日行最疾。日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行則遲。日行十二度餘。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小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二十四日至於晦行又最疾。日行一十四度餘。此是月行之大率也。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至二十九日強半。月及於日。與日相會。乃為一月。故考靈耀云。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一十九日與四百九十九分為月。是一月二十九日之外。至第三十日。分至四百九十九分。月及於日。計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為半。今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

也月是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為月亦似彈丸日照則明不照則暗劉熙釋名云日實也太明盛實月闕也滿則缺也說題辭云星精陽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曰下生也天高地下日盈月闕皆星度少并斗度多日月右行星辰左轉四遊升降之差二儀運動之法非由人事所作皆是造化自然邵子曰天圓而

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然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月者日之影也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方氏曰日者循星以進退者也月者應日以死生者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以其得陽之精故謂之星以其所次有時故謂之辰也日月星辰即堯典所言曆象洪範所言五紀是矣宿言宿之於此離言離之於彼劉氏曰陰氣合陽於天上則為日星是以其光下垂焉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為山川是以其竅上通焉山川者五行之本也

故天之氣出入於地中則升為四時地之氣凝結於天上則降為五行真氏曰日星麗乎天陽之為也山川麗乎地陰之為也秉者主持之謂陽主精氣故為日星之光日太陽也星少陽也陰主形質故為山川之竅播者布也謂陰陽二氣分為五行而布於四時也和猶合也謂陰陽和合而月始生也月太陰也本有質而無光其盈虧也以受日光之多少月之晦也始與日合越三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謂三五而盈也既望而漸虧二十一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此所謂

三五而闕也方其晦也是為純陰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焉和而月生蓋取此義朱氏曰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耳湯谷蒙汜固無其所然日月出水乃昇于天及其西下又入于水故其出入似有處所而所行里數曆家以為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日一晝夜而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又各以其什之一焉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為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逝於日手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

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圓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朔日以為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成俗也說揚子者皆以載為哉固失其指而李軌解魄為光尤為乖謬至宋賈之司馬公始覺其非然遂欲改魄為臍則亦未深考此載字之義而失之愈遠矣唯近歲王伯照以為未望則魄為明所載似得其理既而又曰既望則明為魄所終則是下句當曰終明而不當為終魄矣星亦受日之光凡天地之光皆日也陸氏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則昭布在上皆地之精神也

月令夏時

正義曰案呂不韋集諸儒士著為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為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授朔日即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五路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然

案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為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為正不用秦正而用夏時者以夏數得天正故用之也周禮雖以建子為正其祭祀田獵亦用夏正也通典曰按月令本出於管子即周時人也至秦呂不韋編為呂氏春秋漢戴聖又取集成禮記證其根本並周制大衍曆議曰夏小正雖頗疎簡失傳乃義和遺迹何承天循太戴之說復用夏時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為上元進乖夏曆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曆以參右肩為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懸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

拜昏見也。林氏曰：小戴氏之書，謂孔子於杞得夏時焉。鄭氏以為夏后氏四時之書也。今小戴氏月令則曰：不韋所作也。其於季秋之月，合百縣為來歲受朔。蓋秦人以建亥為正，故也。小戴知夏時出於夫子，而近取秦人所作為何耶？世所傳大戴禮而夏小正，在焉。鄭氏注釋月令，引夏小正，蓋不一而足也。欲以夏后氏之書，考後漢書，後漢書耳。是夏小正之書，所為近古，不可誣也。今其書具存，其於春正月，則魚陟負冰，農事，厥耒二月，則有鳴倉庚，三月，則田鼠化為鴽。此於月令句讀，或小有不合者，如所謂昴則見，初昏參則見，浮杵，又有所謂俊風寒，日擾黍，蓄蘭，刺鰾，鳴札，此其憂憂乎為三代遺篇也。

日度

陳氏曰：陽生於子，故日之行也，自北而西，歷南而東。冬至在牽牛，春分在婁，夏至在東北，分在角，月令正月在營室，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畢，五月在東井，六月在柳，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十月在尾，十一月在斗，十二月在婺女。則婁井角以三仲月中言之也，斗以仲冬月本言之也，其餘或舉月本或舉月末，不必皆月中也。方氏曰：日月所會謂之

辰，每一歲而十二會焉。日與月會而此獨稱曰者，蓋陽以成歲為事，而陰特從之，故以日為主。與書言出日納日而不及月同意。素問注曰：日行遲，故晝夜行天之一度，而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而猶有度之奇分矣。月行速，故晝夜行天之十三度餘，而二十九日一周天也。言有奇者，謂十三度外復行十九分度之七，故曰月行十三度而有奇也。禮義及漢律曆志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從東而循天西行，日月及五星皆從西而循天東行。今太史說云：並循天而東行，從東而西轉也。魏氏曰：月行十三度餘者，特約法耳。其實則一日至四，二十四至晦，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二十至二十三，行十三度餘，惟自九日至十九，僅行十二度餘。此猶二至之略刻最遲。正義曰：一辰有三十度，十二辰總有三百六十度，餘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別為九十六分，總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度之一為二十四分，并之為五百四十分，十二辰分之各得四十二分，則是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分，計之日月實行一會，唯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一歲會數，則每會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分。天行曆議曰：夏曆十二次，立春日在東

壁三度於太初星距壁一度太也。顓頊曆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耀皆直艮維之首蓋重黎受職於顓頊九黎亂德二官咸廢帝堯復其子孫命掌天地四時以及虞夏故本其所由生。命曰顓頊其實夏曆也。湯作殷曆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為上元。周人因之距義和千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夏時直月節者皆當十有二中故因循夏令其後呂不韋得之以為秦法更考中星斷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己巳合朔立春為上元。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開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

中星

方氏曰中謂中於南方也。先昏而後旦者順陰陽之義也。書於春言星鳥夏言星火秋言星虛冬言星昴與此不同何也。蓋書言分至之所中者此言昏旦之所中者彼以時為主此以月為主故詳畧不同。然其見於南方則一也。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之數而仲春昏旦舉之者由弧近井建近斗并三十三度斗二十六度其度最寬難以明其星之中故也。至於孟秋昏舉建星者亦以是爾。考之曆法其間固不能無差。

經之所言亦要其大畧姑以記時而已。天衍曆議曰古曆冬至昏明中星去日九十二度春分秋分百一度夏至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秦曆十二次立春在營室五度於太初星距危十六度少也。昏畢八度中月令參中謂肩股也。晨心八度中月令尾中於太初星距尾也。仲春昏東井十四度中月令弧中孤星入東井十八度晨南斗十二度中月令建星中太初星距西建也。甄耀度及魯曆南方有狼弧無東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并斗度長建度短故以正昏明云。

氣候

素問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正義曰漢時以驚蟄為正月中月令正雨水為二月節。胡仲春漢末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是劉歆作三統曆時改之也。三統曆三月節穀雨清明中按通卦驗及今曆唯以清明為三月節穀雨為三月中餘皆同。漢上朱氏曰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見於周公之時訓呂不韋取以為月令焉。其上則見於夏小正夏小正者夏后氏之書孔子得之於杞者也。夏建寅故其書始於正月周建子而

授民時巡狩巡守皆用夏正故其書始於立春夏小
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于時刻
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二書詳畧雖異
其大要則同豈時刻因小正而加詳歟左氏傳曰先
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中謂中
氣也漢詔曰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歛定清濁
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氣謂二十四氣也則中氣其來
尚矣仲尼贊易時已有時刻觀七月一篇則有取於
時刻可知易通卦驗易家傳先師之言所記氣候此
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刻為定故子

四五

文十

中十

雲太玄二十四開子 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刻

太衍曆議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刻月令雖頗有
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曆乃依易執
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 春秋正義曰夏小正曰

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
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

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迄于今踵而不改

吳氏曰月令本於呂氏春秋呂氏本於夏小正而
小正之文乃曰魚陟負冰淮南時則訓亦曰魚上負
冰上猶陟也小戴去一負字於文為闕夏小正正月

鴈北鄉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皆曰孟春之月候鴈
北蓋鴈以北方為居自北而南則謂之來自南而北
則謂之北正月非來南之時也其誤可見當從小正
呂覽淮南作鴻鴈北為先夏小正正月鴈北為先
以正月如是以而呂覽自冬時則訓其來以九月歸
此則知季冬北鄉可其大
者而五月則其小者也

日至

方氏曰陽生於子而其氣舒收晝刻多日浸長陰生
於午而其氣促故晝刻少而日浸短以陰生於午則
陽極於此故仲夏言日長至陽生於子則陰極於此

四左

文十

四四

故仲冬言日短至所謂冬至夏至者其名蓋出於此
然而以刻數之則如是爾以景量之夏至日極北而
在東井其景尺有五寸冬至日極南而在牽牛其景
丈有三尺以為長短之極則與此異矣蓋刻之長短
由日出之早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故也 高
氏曰一陰生於午一陽生於子當此之時正陰陽爭
死生分之際也故人君合於二至之時盡齋戒之誠
躬掩身之德止聲色薄滋味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
事母以瀆人主之聽以定晏陰之所成以待陰陽之
所定蓋古人養氣必於子午二時而推廣之故於子

午二月 春秋正義曰日之行天有南有北常立八尺之表以候景之短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日最長而景最短是謂日北至也自是以後日稍近南冬至之景一丈三尺日最短而景最長是謂日南至也

星回于天

正義曰去年季冬日次於玄枵從此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玄枵故云日窮于次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玄枵自此月與日相會於他辰至此窮盡還復會於玄枵故云月窮于紀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於故處行

未盡下

中平

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星回于天

土牛

陳氏曰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勝寒氣善耕故可示農耕之早晚後世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爲首甲至癸爲十幹甲乙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戊己土其色黃庚辛金其色白壬癸水其色黑支色爲身子至亥爲十二支寅卯木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申酉金其色白亥子水其色黑辰戌丑未其色黃納音色爲腹若甲子乙丑金其色白丙寅丁卯火其色赤他皆放此以立春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脰納音

色爲蹄設令甲子歲甲爲幹其色青則青爲牛首子爲支其色黑則黑爲身納音金其色白則白爲腹又若丙寅日立春丙爲幹其色赤則赤爲角耳尾寅爲支其色青則青爲脰納音火其色赤則赤爲蹄其說蓋有所傳然也 景祐元年以土牛經四篇頒天下丁度爲序

三光

鄉飲酒義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正義曰案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何休曰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爲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

未盡下

中平

春秋

元

胡氏曰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

百官而遠近莫不壹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
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
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
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冊之舊文矣

春王正月

程氏曰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
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
之矣則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曰按
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
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

十有二月則月不易也從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
始建國曰元年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
明失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顛回以為邪則
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
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且
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
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
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以正者公羊言大一統是
也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可得聞乎書王正月者
心之體也伊尹所謂王哉王心箕子所謂無偏無黨

是也及儀父宋人盟心之安也克段于鄆心之賊也
歸仲子之贈心之邪也祭伯來心之貳也蓋師卒而
不日心之慢也按周公作詩以陳王業而其詩曰七
月流火九月授衣周書作周月以紀王政而其書曰
維十一月既南至日短極是周人雖以建子為正亦
不改夏之月也然則周王之月紀當世之事夫子革
之明矣周書有周月以紀文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
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于敬授民
時巡狩承享猶自夏焉宋氏曰春秋書正據伊川
說則是周正建子之月但於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

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
月漢史冬十月為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
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年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
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成建未之月將寒成梁之
候又似并改月號此又何耶或者當時二者並行惟
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
書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
制度之闕略耳注謂十月乃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
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
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九熟

未獲此即止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獲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為證則無它可考必矣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考之劉賡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

何上

宋

平

以春字為夫子所加莊子雖非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人似元有此字春秋紀春無冰為異則固以周正紀事也石林葉氏又考左傳所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三事以為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陳氏曰魯謂之春秋者其書法以四時冠月也西周之史言時皆夏時也言月皆周月也未有以夏時冠周月也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之脩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李氏曰書泰誓一月戊午武成惟一月壬辰一

以周正而以晦朔望繫其下不用春夏秋冬紀事也春秋書春王正月者因魯史之舊孔子刪去春字者因其舊以護之也呂氏曰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授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書載舜禹受命之始正月之外未嘗復加一辭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而以王冠正月其書法與典謨不類是獨何歟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大綱已舉大法已明復加一辭則為贅矣春秋之時人欲肆天理滅夫子不得已而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天下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予奪褒貶無非王道之流行自歲首至歲窮三百六旬之間視聽食息無非王道之發見張氏曰書元年春者魯史舊文也書正月者亦魯史舊文也夫子筆一王字於其間而精神皆變儻止如舊史豈不陋哉以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以言王即天也故典曰天叙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天子豈得以私意亂之乎以正次王以言禮樂征伐皆自天子出也諸侯豈得以私心干之乎於王之一字則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削皆王道之所寓也

閏月

劉氏曰前閏後閏大約相去三十二年七月閏
為一章杜預長曆既違五歲再閏又非歸餘於終但
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晦朔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
非曆也 大衍曆議曰列國之曆不可以一術齊矣
而長曆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以求合故閏
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誤
也夫合朔先天則經書日蝕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
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二日則原乎定期以得之列
國之曆或殊則稽於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皆治

曆

正義曰

長曆

稱大凡經

曆之大端而預所未曉也 正義曰長曆稱大凡經
傳有七百七十九日漢末宋仲子集七曆以考春秋
魯曆得五百二十九日失二百五十日是其不與春
秋相符也長曆僖元年閏十一月五年閏十二月又
閏之相去大率三十二月杜於此閏相去凡五十月
不與歷數同者杜推春秋日月上下置閏或稀或密
自準春秋時法故不與常歷同 程氏曰孔子所書
加王於春正之間明為周王之正則所用必周曆也
夫周正皆建子也而今也推之曆法積之氣候驗之
日食則春秋所書隱桓之正皆建丑莊閔僖文宣文

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襄昭定哀之正而後建子
間亦有建亥者非一代正朔自異尚也歷亂而不之
正也其正者偶然也

日食

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為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
日一公羊以為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左氏以為朔
十六二日十八晦一不書日者二穀梁之例書日食
有四隱三年二月己巳傳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傳云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是
二日食莊十八年二月朔傳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正義曰

自隱之元年

盡哀二十七年

積二百

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傳云言日言朔食正朔也公羊
以為不言朔者是二日食也左氏以為不言朔者史
失之 沈氏曰後世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惟
唐一行得二十七而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
年三月古今算不入蝕法 祖沖之曰春秋書食有
日朔者凡二十六其所據曆非周則魯以周曆考之
檢其朔日失二十五魯曆校之又失十三 大衍曆
議曰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般曆魯曆失一日
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曆先一日者二十先二日
者九 正義曰自隱之元年盡哀二十七年積二百

五十二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
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
二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漢以來為歷者皆一
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未有頻月食者許
氏曰春秋三書食既相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以楚
莊興至襄二十四年而中國諸侯皆受盟于楚矣
胡氏曰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十有餘歲而精曆算
者所能攷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
曆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
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以君之表

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
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九經所書者或妾婦秉
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
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
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歲星

正義曰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
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
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唯木一百九
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彊一周舉其大數

十二年而一終服氏以為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
門謂十五年歲星從申越未而至午歷家以周天十
二次次別為一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
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行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
乃剩行一次故昭十五年得超一度周語昔武王
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
星在天龍劉歆三統之術算此五位所在武王以殷
之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午發師其年歲星在鶉火之
次也其日月合宿於房五度房即天駟之星也日在
箕七度箕於次分在析木之津也日月之會謂之辰
斗柄斗前也戊午後三日得周二月辛酉朔日月合
宿於箕十度在斗前一度是為辰在斗柄也星在天
龍者星於五星為水星辰星是也天龍即玄枵次之
別名也於是辰星在婺女之宿其分在天龍之宿次
也鶉是張星也駟是房星也天宿以右旋為次張翼
軫角亢氐房凡七宿是自鶉火至駟為七列列宿有
七也鶉火在午天龍在子斗柄所建月移一次是自
午至子為南北之揆七月也大衍曆議曰本初三
統曆歲星十二周天超一次推商周間東大抵皆合
驗開元注記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後率故也星

極麟德曆七周天超一次以推漢魏間事尚來差上
驗春秋所載亦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前率故也
天保天和曆得二率之中故上合於春秋下猶密於
記注以推永平黃初間事遠者或差三十餘度蓋不
知戰國後歲星變行故也夫五事感於中而五行之
祥應乎下五緯之變彰于上若聲發而響和形動而
影隨故王者失典刑之正則星辰為之亂行汨彛倫
之叙則天事為之無象當其亂行無象又可以曆紀
齊乎故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淫于玄枵至三十
年八月始及陳訾之口超次而前二年守之陳氏

未編下

五十六

曰步五星之法莫難於火莫易於木雖見伏留行逆
順遲速五者皆然而前後之數惟火為多端木謂之
歲者以一朞一次十有二次而周天指諸掌而可定
也夫以易推之星而見於左氏史記二家之所載則
有甚難曉者焉襄二十八年其在年表則丙辰也歲
在星紀而淫於玄枵非梓氏之云乎辰而在丑巳而
在子矣越三歲而戊午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
及降婁非裨竈之云乎午而在亥未而在戌矣逮昭
之八年丁卯也今在析木之津非史趙之云乎卯而
在寅矣故杜預於襄之十八年丙午也釋董叔天道

此北之語而知其歲在承韋承韋者何亥之謂也極
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星右轉居丑單閼歲在卯星
居子執徐歲在辰星居亥大荒落歲在巳星居戌史
記之天官書則云乎爾也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
午而在亥矣如司馬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
次推之皆不同焉三禮義宗曰歲星為陽太歲為
陰今曆太歲不與歲星辰合襄十六年歲在酉鄭氏
曰占候之學起於春秋戰國其時所謂精於其道者
梓謹裨竈之徒耳後世之言天者不能及也魯昭公
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裨竈言於子產曰

未編下

五十六

若我用璣象玉璣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五月壬
午四國皆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復弗與
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卒弗與亦不復火二
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謹曰將水昭子曰
旱也是秋大旱如昭子之言夫災旱易推之數也謹
竈至精之術也而或中或否後世之愚瞽若之何而
談吉凶知昭子之言則知陰陽消長之道可以理推
不可以象求也知子產之言則知言而中者亦不可
聽況於不中者乎程氏曰按三統曆法歲星一年
而行一次一次分為一百四十四分其實歲星一年

而行一百四十五分然則每歲而剩一作一分一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所以每一百四十四年而超一

次也
隱元年歲在承章一名陬訾之口多十八年

相元年歲在玄枵昭十年歲在

莊元年歲在鶉火二十三年超在實沈

閔元年歲在大梁

僖元年歲在鶉首

文元年歲在降婁

宣元年歲在壽星

成元年歲在降婁

襄元年歲在壽星

昭數

昭元年歲在大梁

昭元年歲在大梁十五年史補曰今在昭之歲合主

定元年歲在玄枵

哀元年歲在大梁

星變

隕星一柱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胡氏曰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言

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著矣

星孛三丈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事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庚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胡氏曰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

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任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胡氏曰彗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弒昭公又二年齊弒懿公又二年晉弒靈公此三君者皆

未年下

未年

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有星孛于東方不吉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敵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殲兵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程氏曰孛與彗相似而不同彗如帚而芒直上孛如彗而鬣其芒四出而氣孛孛然彗與孛固二也傳者一之非也高

氏曰晏子曰君若不改李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然則李之為變甚於彗矣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不書魯不見哀十四年冬有星孛在獲麟後劉歆以為不言所在官失之也

北陸西陸

爾雅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為中也西方之宿昴為中也詩正義曰

日在北陸謂日體在北方之中宿是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劉歆三統歷術十二月小寒節日在女八度大寒中日在危一度是大寒前一日日猶在虛於

書

卷

卷

王

此之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觀而出之謂日行已過於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見也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呂氏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自北而西自南而東

六氣

葉氏曰醫和以陰陽風雨晦明為天之六氣素問以寒暑燥濕風火為陰陽之六氣與洪範小異陰之氣為寒陽之氣為煥明之氣為暘暑之氣為燠燠之氣

為暘濕之氣為雨要不逃乎五行則亦洪範而已呂氏曰五六大天地之數素問書亦不出五六兩字如六元六氣之類皆是雖所用處有不同而五六之數則一蓋陰陽互相交也天之數是五而今却是六地之數六而今却是五正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

八風

正義曰服虔以為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巽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闐闐沈氏曰案樂緯云坎主冬三樂用

書

卷

卷

王

管艮主立春樂用埴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祝敔此八方之音既有二說未知孰是陳氏曰主朔易者也故其音華其風景莫為果毓者艮也故其音匏其風融震為竹故其音竹其風明庶巽為木故其音木其風清明兌為金故其音金其風闐闐乾為玉故其音石其風不周為土器也故坤音瓦而風涼蠶火精也故離音絲其風景

六經天文編卷下

景